

弘慈佛學院

第三班第二期

年刊

傅增湘



## 本刊啓事

本院承各方惠稿，頗多。因限於篇幅，未能登載。當俟以後陸續發表。

務希投稿

諸君諒之。

# 弘慈佛學院第三班第二期年刊目錄

## 圖 像

彌勒菩薩聖像·····

藥師琉璃光如來·····

弘慈廣濟寺山門·····

廣濟寺平民工讀學校全體攝影·····

## 發刊辭

年刊緣起·····

正院長現明

## 祝 詞

祝詞一·····

李 欽

祝詞二·····

李芳春

祝詞三·····

觀 空

## 報 告

報告興學發刊之大意.....副院長顯宗

法相成績

說阿賴耶識.....聖慶

世間盡教各說我法如何差別其相又何以皆是假說又依何假說試明其義.....寶興

同題.....敏悟

第二能變有幾門分別試畧言之并述其義.....聖慶

同題.....寶興

第七何故唯執第八見分爲我非餘.....保賢

同題.....行寬

同題.....道樹

五位無心試舉其名並述其義.....寶興

色聲香味觸各有幾種各以幾因建立.....淨朗

云何四大種云何所造色又大種與所造之關係若何.....敏悟

同題

道樹

同題

理妙

五見何如差別

俊蔭

同題

果修

蘊唯有五界唯十八處唯十二各由何因如是廢立

敏悟

斷何障証何真如入何地試一一配屬并畧述其義

聖慶

同題

敏悟

同題

雲庵

云何六十二見

敏悟

云何但空二取不名見道

聖慶

同題

行寬

同題

雲庵

文學成績

論桐城陽湖兩派承傳之學

同題

同題

同題

同題

同題

同題

同題

曾文正論憂樂試明其用意之所在

同題

曾公五箴書後

論求道當知行合一

同題

寶興

聖慶

敏悟

俊蔭

淨朗

道樹

行寬

雲庵

寶興

敏悟

淨朗

寶興

俊蔭

凡事預則立試說明之.....寶興

同題.....敏悟

同題.....行寬

同題.....道樹

論聖凡在我.....靈悟

兒寬帶經論.....淨朗

同題.....雲庵

論天擇物競之要義.....寶興

同題.....行寬

同題.....道樹

同題.....理妙

爲善獲報說.....淨朗

同題.....道樹

同題

正定

同題

慧禪

論風俗之所由成

聖慶

論求佛教却當發誠懇心

行寬

同題

慧禪

人當立志說

俊慶

合羣說

俊慶

同題

淨明

同題

正定

同題

慧禪

同題

光明

衛生說

正定

同題

慧禪



秘雪感言

聖慶

說菊

雲庵

論學佛宜具信心

靈悟

論說

誦大悲神呪宜先注重兩種心

項悟源

勸人受戒持戒淺說

正院長現明

持戒說

靈悞

論生死事大

靈悟

生死說

修證

論弘經之方法

靈悟

詩篇

妙峯記事詩十則

大明

大理上關懷古

...

秋遊鶴足山遇雨

宿祝聖寺聞梵聲雨聲

訪義符和尚歸贈燈籠

義符設館授徒教以孔孟之學歸者甚衆因賦詩寄之

次貢見示讚佛詩即題其後

樓霞讚佛二首

代宏純禪師題周少伯千日石  
說出人無煩惱偈  
贈信書道人朝山不可恃偈

題玉泉尋夢圖

同題

玉泉尋夢圖記

雜 俎

修建大方廣佛華嚴海印護國普度集福道場啟

閱藏規約

陳仲起  
李景楚  
月 溪  
師 潤  
孫 輝 方  
吳 兆 之

藥師琉璃光如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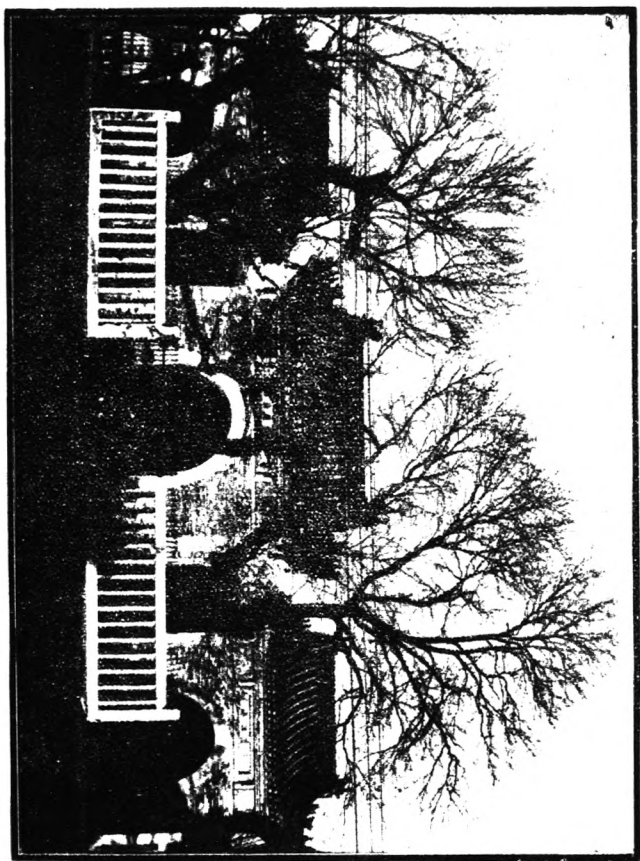


彌勒菩薩聖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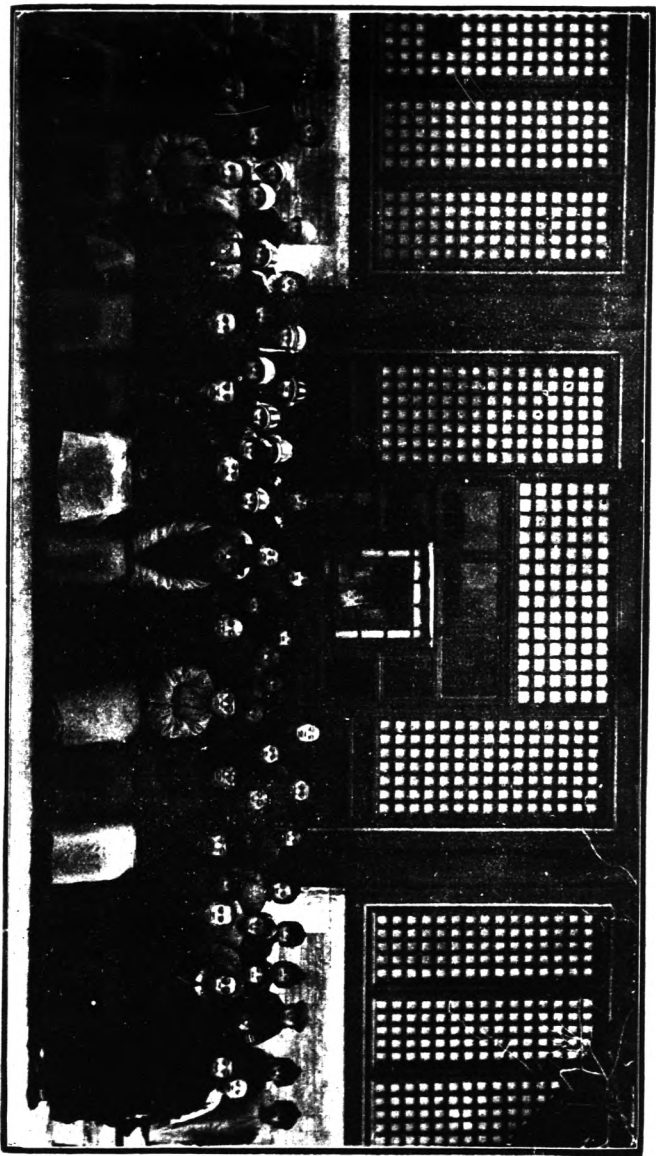
彌勒菩薩聖像  
 按西域記德  
 光論師至觀  
 史問彌勒決  
 疑見非聲聞  
 像長揖不禮  
 三返而疑未  
 決凡菩薩多  
 不現聲聞形  
 現各叢林所  
 塑布袋和尚  
 像耳不從此  
 像民國十九  
 年佛誕日韓  
 鼎傳贈敝院  
 作永遠紀念

弘 慈 廣 濟 寺 山 門



日 月 年 十 民  
— 三 八 國

念 紀 影 攝 生 學 體 全 學 開 校 學 讀 工 民 平 寺 濟 廣



# 發刊辭

年刊緣起

正院長 現 明

佛法在世間。不離世間覺。研求佛法。固與世間爲學之道未能盡同。要亦不可過於立異。反有壞俗諦而別求真諦之慮。弘慈佛學院。自甲子創辦以來。將歷七寒暑。嗣於前年春間改組中學部。今又屆兩週矣。竊思僧伽居內護之職。非祇圖一身之解脫已也。將欲使佛光徧照閻浮提界。無有一衆生不使入無餘涅槃而滅度之。其責任何等重大。其行願何等莊嚴。設惟沉空滯寂。何能卽入世而出世。普爲一切含靈作大饒益。從上諸大祖師。如法華宗之智顛。章安。湛然。華嚴宗之杜順。澄觀。智儼。宗密。法相宗之玄奘。窺基。真言宗之一行。惠果。淨

土宗之慧遠。殊宏禪宗之永嘉。永明均有雄文鉅製。代諸佛口舌。作衆生眼目。此皆以積學先樹其基。故於澈悟之後。宗教俱通。自他兼利。發海潮之音。耀慧天之日。豈如世之偏執擔板者。但以啞羊爲無語句。以頑空爲無一法與人耶。矧茲科學昌明時代。爲僧伽者。雖非必以工於詞章精於新學爲務。究亦不能盡捨世間方便。以助利生弘法之需。而弘慈佛學院。改組中學部。區區之意。亦即在是。所幸改組以來。在學諸生。於性相二宗。均能恪秉師承。頗有契會。並於儒道外典國學藝文。咸知旁通曲達。以作自利利他之工。其雖由諸生能知刻勵所致。而諸名宿之悉心講授指導得宜。尤爲難能可貴。誠所謂大慈悲光。重重無盡也。茲值第二期年刊發行之際。欣然敬弁數語。以誌緣起。



祝

詞

祝詞一

嗟正法兮既沒慨象教之陵夷振玄關之法鼓張釋綱而網維建利生之弘願  
肇興學之隆規闡慈悲之妙旨仗佛力以護持薰三業而精進見不壞於外緣  
譬潮音夫大海麗日馭于中天融理事而無礙樂工禪與農禪信是稱讚不可  
思議功德惟佛教以成社會化兮吾知平等自由之真諦乃普及三千大千世  
界而無邊

李欽敬祝

祝詞二

宏我佛教

播之藝林

作獅子吼

發海潮音

祝

辭

祝 辭

高然智燭 自張天琴 說平等法 苦口婆心

李芳春敬祝

四

祝詞三

覺皇御世	化被十方	人天仰止	凡聖稱揚
正教東漸	法乳欣嘗	丁茲像季	慧命幾亡
爰有大德	怒焉心傷	高懸智幟	廣召賢良
續傳道炬	漢土重光	年刊出世	壽與天長

觀空敬祝

報 告

報告興學發刊之大意

副院長顯宗

是異熟性故。善染心所亦不相應。惡做等四無記性者。有間斷故。定非異熟。故亦不與此識相應。又心王心所皆是無記。故相應受唯捨非餘。其理有五。一此識行相極不明了。是捨受相。若苦等受。必明了故。二此識不能分別順違境相。取中庸境。是捨受相。若是餘受。取順違故。三由微細。若是餘受。行相必麤。四由一類此行相定。故成一類。若是餘受。必是易脫。五相續而轉。若是餘受。必有間斷。以故相應。唯是捨受。又此識性無覆無記。何以故。異熟性故。善染依故。所熏性故。若善染者。應皆不成。故此唯是無覆無記。又阿賴耶非斷非常。以恒轉故。恒言遮斷。轉表非常。非斷非常。因果法爾。如瀑流水。頌言阿羅漢位捨者。此識於無人執位。捨賴耶名。非捨識體。不爾。即應入無餘涅槃。觸等六義。例同心王。一異熟。二所緣行相俱不可知。三緣三種境。四五法相應。五無覆無記。六阿羅漢位捨。八段十義。畧為分別。廣言其相。如論自說。以要言之。初能變識。固以八段十義為其特徵。尤以受熏持種為其唯一作用。受熏義者。諸法現行。各熏自種。若無第八。即無受熏所依處。所以所熏四義。唯八具故。餘七唯

有能熏力故持種義者種既生已未即遇緣生現若無八持易令失壞除此別無能持法種故餘七轉易有間斷故三藏頌云浩浩三藏不可窮淵深七浪境爲風受熏持種根身器去後來先作主公此一頌文攝一切義盡雖然主公一語若不善解生大過失一切諸法生已即滅無實作用亦無作者亦無受者第八亦爾念念生滅相續無間何有作用能爲主宰此頌意說生死流轉爲界趣生體者唯第八能非謂第八有自在力於去來位有作主之用也若執爲有作主之用與執我者何別既不許我爲流轉體別說第八豈不與彼相符極成何以立破又有聞萬法唯識之說便謂第八爲萬能者執文迷義過與上同色心等法各有自種生自現行非由第八方始能生雖說第八能生一切法但約持種義說爲生實非因緣况法無作用更無生義之可說耶此中密意應審尋之

世間聖教各說我法如何差別其相又何以皆是假說又依何假說試明其義

問我法如有情命者等爲我，實德業等爲法，彼所謂我約有三種：一者執我體常周徧，二者執我體常而量不定，三者執我體常至細，彼所謂法有十三種：一勝論師，二數論師，三塗炭論師，乃至十三順世論師等，皆是世間之我法也。聖教我法爲何？預流一來等爲我，蘊處界等爲法。世間外道不了唯識，率已妄情，執諸我法決定實有。聖教了達萬法唯識，由四緣故施設我法。此世間聖教我法差別之相也。世間我法其體本無，隨情所執，故說爲假。聖教我法雖有法體，實非我法。法體無名，隨緣強立，故說爲假。然彼我法既皆假說，依何義故而說爲假。世間聖教所說我法，皆是內識之所變現，由識變似相見二分，主宰相現，依之說我，軌持相現，依之立法。我法離此無所依故，是知我法由識所變而假說也。

## 世間聖教各說我法如何差別其相，又何以皆是假說，又依何假說試明其義

敏 悟

有情命者等，世間我種種相也。預流一來等，聖教我種種相也。實德業等，世間法種種相也。蘊界處等，聖教法種種相也。世間我法，無體隨情，謂我法本無，如兔角等，但由妄情所

執橫計爲有。體雖是無。隨妄執緣。亦名我法。所以說世間爲假說也。聖教我法有體強說。法體雖有名不能稱。隨緣安立。強名我法。所以說聖教亦假說也。依何假說者。彼我法相皆依識所轉變相見而起假說。似所緣現。說名相分。似能緣現。說名見分。相見之上。本無我法。但由主宰執持相現。似我似法。衆生不了。執定我法。聖教方便。說似我法。世間聖教雖假說不同。要皆依斯二分施設我法。彼二離此無所依故。

## 第二能變有幾門分別。試略言之。并述其義。

聖 慶

第二能變。十門分別。初舉第二能變。出末那名。二解所依。三解所緣。四出體釋義。五釋行相。六顯染俱。七觸等相應。八三性分別。九界地分別。十隱顯分別。即是伏斷之位次也。以上略言十門之名。以下次述十門之義。言舉第二能變出末那名者。末那翻意。是識別名。恆審思量勝餘識故。由此思量。應爲四句分別。一謂第八恆而非審。二謂第六審而非恆。三謂第七亦恆亦審。四謂前五非恆非審。是故此識獨得意名。又言意者。有其三義。一言意者。謂意即識。不同第六持業。依主。二釋別。故二言意者。不同八六積集了別劣。二識。故三言意者。

欲顯此識爲第六識近所依故具此三義故得意名言解所依者論云諸心心所皆有所依。然彼所依總有三種一因緣依謂自種子諸有爲法皆託此依離自因緣必不生故二增上緣依謂內六處諸心心所皆託此依離俱有根必不轉故三等無間緣依謂前滅意諸心心所皆託此依離開導根必不起故唯心心所具三所依名有所依非所餘法汎論心法應具三依此頌中意正取何種論中又云此能變識雖具三所依而依彼轉言但顯前二爲顯此識依緣同故又前二依有勝用故或開導依易了知故依彼轉者依謂所依彼謂即前初能變識依彼識種及彼現識此方得轉故說彼識爲此所依依種依現二師異說但舉正義餘師從畧轉謂流轉顯示此識恆依彼識取所緣故言解所緣者論云所緣云何謂即緣彼彼謂即前此所依識聖說此識緣藏識故緣藏識者彼爲所依亦爲所緣然所依中但緣見分彼無始來一類相續似常一故餘相分等此意不緣何故但緣見分不緣相分等耶基云第八見分無始以來蟲細一類似常似一不間斷故似常簡彼境界色等外法皆間斷故種子亦然或被損伏或時永斷故似一簡心所心所多法故何故不緣餘法夫言我者有作用相

見分受境作用相顯似於我故。不緣餘分。自證等分。細難知故。故此但緣彼識見分。不緣餘相分等也。又復當知頌文義中。前初能變。但言所緣。不言所依。依微隱故。後三能變。但言所依。不言所緣。緣麤顯故。第二能變。既言所依。復言所緣。根境合釋。不同八六。依緣俱隱。故意。卽影顯六中。非無所緣。八中非無所依。作論之意。三種不同。文從略說。言出體釋義及釋行相者。論云。頌言思量爲性相者。雙顯此識自性行相。意以思量爲自性故。卽復用彼爲行相故。由斯兼釋所立別名。能審思量。名末那故。未轉依位。恆審思量所執我相。已轉依位。亦審思量無我相故。性相二門。名旣非異。合一處明。不同餘門。言顯染俱者。論云。此意相應。有幾心所。且與四種煩惱常俱。此中俱言。顯相應義。謂從無始至未轉依。此意任運。恆緣藏識。與四根本煩惱相應。言根本者。簡隨煩惱。此爲根本。能生彼故。言煩惱者。擾濁內心。令外轉識。恆成雜染。有情由此生死輪迴。故名煩惱。四煩惱者。謂我癡。我見。并我慢。我愛。此四皆言我者。意顯此識有常俱之四根本煩惱。故恆緣第八見分時。卽執爲我。又復當知根本煩惱具。有十種。何故此識唯四俱耶。有我見故。餘見不生。無一心中有二慧故。見審決故。疑無容起。



愛著我故，瞋不得生。故此識俱煩惱。唯四言觸等相應者。論云：此意心所唯有四耶？不爾。及餘觸等俱故。此中餘字，有其二義。一者四惑之餘。二者觸等之餘。言觸等俱者。論云：然此意俱心所十八。十八者何？謂徧行五，根本四惑，八隨煩惱，并別境慧。何故此意無別心所？忿等十法，行相麤動。此識審細，故非彼俱。無慚無愧，唯是不善。此無記故，非彼相應。又欲希望未遂合事。此識任運，緣遂合境，無所希望，故無有欲。勝解印持，曾未定境。此識無始恆緣定事，經所印持，故無勝解。念唯記憶，曾所習事。此識恆緣現所受境，無所記憶，故無有念。定唯繫心專注一境。此識任運剎那別緣，既不專一，故無有定。慧即我見，故不別說。善是淨故，非此識俱。惡作追悔，先所造業。此識任運，非追先業，故無惡作。睡眠必依身心重昧，外衆緣力，有時暫起。此識無始一類內執，不假外緣，故彼非有。尋伺俱依外門而轉，淺深推度，粗細發言。此識唯依內門而轉，一類執我，故非彼俱。言三性分別者。論云：末那心所，何性所攝？有覆無記所攝。非餘。此意相應四煩惱等，是染法。故障礙聖道，隱蔽內心，說名有覆。非善不善，故名無記。須知心王皆唯無記。除善煩惱餘心所法，可通三性。言三性者，謂善、不善及無記性。末

那心王雖是無記。由彼恆與根本等煩惱俱。故名有覆。復次當知從心王言。名為無記。復從心所名為有覆。王所合言。故名有覆。無記攝也。言界地分別者。論云末那心所。何地所攝耶。隨彼所生。彼地所繫。彼指第八繫有二義。一繫屬義。相從相屬名繫。所言屬者。第八為所屬。第七為能屬。此能屬識。任運恆緣自地藏識。執為內我。非他地故。二繫縛義。謂末那識為自俱時四惑所繫。名彼所繫。識是所繫。惑是能繫。言所生者。謂為第八所生之地。煩惱所繫。名彼所繫。言隱顯分別者。論云此染汙意。無始相續。何位永斷。或暫斷耶。阿羅漢滅定。出世道無有阿羅漢者。總顯三乘無學果位。此位染意。種及現行。俱永斷滅。故說無有學位滅定。出世道中。俱暫伏滅。故說無有出世道者。謂無漏道。言滅定者。即滅盡定。言無有者。依染意說。如說四位無阿賴耶。非無第八。此亦應爾。以上依論及疏。畧述十門分別義竟。以下更明八識染淨關係。當知第七染故。餘識亦染。第七淨故。餘識亦淨。由此恆與四惑俱故。故令此識有末那名。令初能變有賴耶名。令第三能變有染依名。殆至平等性智起時。不復執藏為自內我。前六轉識亦成無漏。轉識成智。義不外此。由是故知第二能變。關係餘識之染淨者。深

且切矣以深切故乘便論之。

## 第二能變有幾門分別試略言之並述其義

寶興

第二能變，即末那識。此識總有十門分別。十門者何？一、舉第二能變出末那名；二、解所依；三、解所緣；四、出體釋義；五、釋行相；六、顯染俱；七、觸等相應；八、三性分別；九、界地分別；十、隱顯分別。以上畧言十門之數。下更繼述十門之義。初門何義？蓋八識中第八是總果故，列爲初能變。其次則屬第七。此識恆審思量勝餘識故，列爲第二能變。即頌所謂次第二能變是識名末那也。二門何義？此識兼以第八種現爲所依故，方能生起。由有阿賴耶，方得有末那。聖說此識依藏識故。即頌所謂依依彼轉也。三門何義？此識以自所依卽爲所緣，然而唯緣第八見分。彼無始來似常一故。聖說此識緣藏識故。即頌所謂緣彼也。四五二門何義？此識以思量爲自性；復以思量爲行相。卽自證見分二法體是。總以思量二字，雙顯此識自性行相。卽頌所謂思量爲性相也。六門何義？此識無始時來乃至未轉依位，任運恆緣阿賴耶識，及與根本四惑常相應故。即頌所謂四煩惱常俱等三句也。七門何義？此識具足十八心所謂

前四惑，並觸等五，及惛沈等八隨惑是。卽頌所謂及餘觸等俱也。八門何義？此識徧通善等三性。痴等四惑性雖是染；以所依識是無記故；亦無記攝。又如上界諸惑非善。定力攝故；亦唯無記。卽頌所謂有覆無記攝也。九門何義？此識旣以第八爲自所依。彼生欲界，此亦隨之。卽欲界繫，乃至有頂九地皆然。卽頌所謂隨所生所繫也。十門何義？隱者種子。顯者現行。種斷言隱；伏現言顯。二乘唯斷人執，未斷法執，以不障彼二乘果故。菩薩實斷人執，兼伏法執，以不能爲染故。唯必如來二種俱捨，此十門分別之畧義也。

### 第七何故唯執第八見分爲我非餘

保賢

第八見分，無始時來，一類相續，似常似一。諸愚夫等不如實知剎那剎那第七緣彼；卽於彼境似常一相，依生我執，識體四分，不執餘三及彼心所何以故？自證等分微細難知，不同見分作用相顯。其相分者，雖不微細；而有間斷，非如見分似我常相。心所多法，非如見分似我一相。凡執我者必依常相，或有一相。又非體多者可執爲我。唯彼見分似常似一，似常，非間斷故。似一，非多法故；不執心所。又由見分作用相顯，不執後二。以如是義，唯執見分爲

我非餘

### 第七何故唯執第八見分爲我非餘

行 寬

問七執第八爲我，何故唯是見分？答，第八見分無始時來，粗細一類，似常似一，不間斷故。云何不緣相分？第八識內相分非常，云何非常相分內有種子五境，色等外法皆間斷故。種子亦然，是故非常。云何非一心所多法，是故非一。非常非一，皆非似我，是故第七不緣第八相分等。云何不緣自證等分？夫言我者，有作用相，見分受境，作用相顯，似於我故。自證等分，作用微細，隱難知故，是故但緣見分。不緣自證等分，因無作用，而不緣自證等分。因非常一，而不緣相分心所。唯餘見分似常似一，作用明顯。第七若不執此見分爲我，又從何而執乎？是故非執見分不可。

### 第七何故唯執第八見分爲我非餘

道 樹

問，第七何故唯執第八見分爲我，而餘分非耶？答，第八相分，有種子五境，種子五境有間斷故。間斷，即非常故。第七不執爲我，問何故不執自證分證自證分爲我？答，自證證自證

分，相隱微細難知；故第七不執爲我，又問何故不執五心所爲我？答：五心所有五非一，故第七亦不執爲我。第八見分無始時來粗細一類，似常似一不間斷故。又見分受境作用相顯，似於我故，不緣餘分是爲正義。

### 五位無心試舉其名並述其義

寶興

五位者何？一無想定，二無想定，三滅盡定，四極重睡眠，五極重悶絕。在此五位，前六轉識於彼皆滅，故名五位無心。云何無想定？其義有七，一顯得名，一類外道，謂六麤想是生死因，欲免生死，必求無想，知第四禪廣果天中，有一高樓，是無想處，乃生彼樓，受無想報，得名無想。二滅識多少。外道唯知前六麤想，後二細想，彼不能知，故不能滅。前五轉識，先此已滅，生無想已，復滅第六總滅六想。三諍一期有心無心。有三師解，一期生死，六心常無，非是少有。此爲一師說。初生無心，說同一師，唯命終位，要起轉識，方能命終。此爲第二師說。末後有心，說同第二，唯初生有心，並異前二師說。此爲第三師說。四顯處所。此無想處，總說唯在第四禪中，即彼凡夫第四天處，下諸天處，其想麤動，難可滅故。五顯彼因。即是定前能引無想。

定思能招彼果即顯一思感總別報以上論文雖五義則有七第三有三義故此爲第一位無心之義也第二位無心其義云何此定聖者所厭簡非聖故故論謂有異生第三禪徧淨貪雖伏四禪以上之貪猶未能伏以欲出離生死故作涅槃想得此定已不恒行心心所滅皆不行故曰無想以上二無心位唯滅前六蠱想後二細想猶存何以名無想以皆想滅爲首故立無想名第三滅盡定其義云何謂無學阿羅漢有學不還果於彼無所有處貪或已暫伏或已離滅方能起此滅盡定也得此定已令不恒行心心所及恒行染汙心心所滅立滅盡名定是別境心所兩無心位既無心所本非是定何以定名以能令身安和與定位同故與定名第四位無心其義云何睡眠本心所法由有疲極等緣令此睡眠無心故名極重睡眠以此眠時雖無彼心所體而由彼引故立眠名第五位無心其義云何謂由風熱等緣觸處悶絕由此觸故引令無心故名極重悶絕統上五位皆違前六蠱想使滅不起故名五位無心非真無心也以七八二識猶起現行細故難知故假立彼名五位無心畧義如斯

## 色聲香味觸各有幾種各以幾因建立

淨 期

色有二十五。由六種因建立。一相故。謂青黃赤白。諸色本體。相顯了故。二安立故。謂長等十。唯有衆色。積集差別。又必相待而施設故。三損益故。謂光影等八。隨其所應。作利害故。四作所依故。謂過色。能與諸色。作所依故。或此能作有情依故。五作相故。謂表色。能屈申等。造作相故。或此能表內心相故。六莊嚴故。謂由空一顯色。莊嚴空世間故。聲有十一。由五種因建立。一相故。耳根所取境。二損益故。謂可意不可意等。三三因差別故。謂因執受。大種差別等。三四說差別故。謂極成等。三五言差別故。謂聖言差別等。二香有六。由三因建立。一相故。同聲。二損益故。三差別故。味有六。應如香中。三因建立。然相故不同相故等。六觸有二十。二由八因建立。一相故。同香味。二摩故。謂滑澀。三稱故。謂輕重。四觸故。謂輭性。五執故。謂緩急。六雜故。謂冷黏。七界不平等故。謂飢等。九八界平等。謂力息。勇但飽。由平等不平等。二此上畧明。是五境建立。詳如對法。

何云何四大種云何所造色又大種與所造之關係若



四大種者謂地界水界火界風界堅硬性即地界流溼性即水界溫熱性即火界輕等動性即風界總名四大種以其能生造色故謂之種所造色者謂眼等五根色聲香味所觸一分及法處所攝色所造非能自生必大種先生現行造色種子方生造色大種不生諸大造色終亦不能生以四大種能爲其生依立持養五因前導故造色始由以生五因者一生因離大種必不起故二依因捨大種諸所造色無有功能據別處故三立因大種變異造色隨之變異故四持因離大種必不能住故五養因捨大種不能長養故大種具此五因造色始生故云所造色此即爲二者之關係也

何 云何四大種云何所造色又大種與所造之關係若 道 樹

四大種者何即地水火風是也地謂堅硬性水謂流濕性火謂溫熱性風謂輕等動性云何名爲所造色謂眼根耳根鼻根舌根身根色聲香味所觸一分及法處所攝色又大種與所造之關係能造大種與所造色俱時而有互不相離問如四大種由自種子方得生起

造色亦爾。何故說言諸所造色大種所造。答若諸色根及諸心中有諸大種種子隨逐。即有造色種子隨逐。若諸大種種子能生現行時。彼造色種子亦生自現行。故有此關係耳。

云何四大種云何所造色又大種與所造之關係若

何

理妙

四大種者：謂地、水、火、風四大種是也。地堅硬性，水流濕性，火溫熱性，風輕動性等是。所造色者：謂眼、耳、鼻、舌、身、色、聲、香、味，所觸一分及法處所攝色。何等眼根？謂四大種所造，眼識所依清淨色。乃至身根亦如是。何等爲色？謂四大種所造，眼識所行義。謂青黃等，乃至觸塵亦然。法處所攝色者，有五種。謂極略色、極迴色、受所引色、徧計所起色、定自在所生色是也。蓋大種與所造有相續之關係。一切種子皆附內心。諸大種子未生，諸大造色種子終不能生。要大種子先生現行，造色種子方生造色。四大種子爲前導，故所以能生。然大種所造義，尤須以五因方能成立。五因，謂生、依、立、持、養是也。

五見如何差別

云何五見謂薩迦耶見、邊執見、邪見、見取、戒禁取。此之五見，皆由一惡見開出。薩迦耶者，謂於五取蘊等隨觀執我及我所，諸忍欲覺觀見爲體。一切見趣所依爲業。此見行相，有二十句六十五等。薩迦耶卽是身見。五取蘊等，是所緣境。諸忍欲等，是能緣自性。忍謂忍可欲，謂希望覺，謂尋求觀，謂思察見，謂推搆體，謂體性業，謂業用。言取蘊者，簡別無漏等取界處，下皆準知一切見，謂六十二見。邊執見者，謂於五取蘊隨觀執或斷或常諸忍欲覺觀見爲體。障處中行出離爲業。此見行相，分前際後際，共有六十二見。今不述。處中行，卽是勝行。此邊執見，能障勝行不起。故立邊執見名。邪見者，謂謗因、謗果，或謗作用，或壞實事，或邪分別，諸忍欲覺觀見爲體。能斷善根爲業。不善根堅固所爲業。不善生起爲業。至不生起爲業。謗因者，迷集諦、謗果者，迷苦諦、謗作用，迷苦集諦。壞實事者，謂謗阿羅漢。此有二，一智，二斷。謗智者，迷道諦、謗斷者，迷滅諦。邪分別者，通迷四諦。此見過失重故。業開四門。見取者，謂於諸見及見所依五取蘊等隨觀執爲最爲勝爲上爲妙。諸忍欲覺觀見爲體。執不正見所依爲業。由見者，執五取蘊等爲最等，及能得清淨等故。固執其不正之見無時捨棄。故曰執不

正見所依也。戒禁取者，謂於諸戒戒禁及戒禁所依五取蘊等，隨觀執爲清淨爲解脫爲出離諸忍欲覺觀見爲體，勞而無果所依爲業。戒，是性戒。禁，是遮戒。由執戒禁者以爲最勝等及得清淨等。由此勤行，徒勞其身心，永墮邪途而無出離之一日。故曰勞而無果也。此之五見，義甚廣博。今畧言之，餘不及焉。

### 五見如何差別

果修

薩迦耶見，邪見，邊執見，見取見，戒禁取見，是爲五見。何等薩迦耶見？答，謂於五取蘊等隨觀執我及我所，諸忍欲覺觀見爲體。一切見趣所依爲業。此見差別，有二十句六十五等，分別起攝。何等邊執見？答，謂卽於彼隨觀執或斷或常，諸忍欲覺觀見爲體。障處中行出離爲業。此見差別，諸見趣中有執前際四徧常論，一分常論，及計後際有想十六，無想俱非，各有八論；七斷滅論等，分別起攝。何等邪見？答，謂謗因果作用實事，及非四見諸餘邪執，諸忍欲覺觀見爲體。斷善根及不善根爲業。此見差別，諸見趣中有執前際二無因論，四有邊等，皆邪見攝。何等見取見？答，謂於諸見及所依五取蘊等，隨觀執爲最勝，能得清淨，諸忍欲覺

觀見爲體執不正見所依爲業何等戒禁取見答謂於諸戒禁取及所依五取蘊等隨觀執爲最勝能得清淨諸忍欲覺觀見爲體勞而無果所依爲業述其差別如是

### 蘊唯有五界唯十八處唯十二各由何因如是廢立

敏悟

有情執我事唯五種。聖教因之立蘊亦五。五者何。一身具我事。依色蘊立。二受用我事。依受蘊立。三言說我事。依想蘊立。四造作一切法非法我事。依行蘊立。五彼所依止我自體事。依識蘊立。共成五蘊。除此無有若過若增。云何立界。唯有十八。謂由根境等能持過現六識受用性故。能持有三。一根能持識。二境能持識。三識能持識。前二持他。後一持自。身具等各六。共成十八。以故立界亦唯十八。除此無有若過若增。云何立處。亦唯十二。謂唯根境爲先。生長未來六識受用故。唯簡持義。簡去六識。持取根境。根境各六。共成十二。以故立處亦唯十二。除此無有若過若增。佛薄伽梵證得諸法離言性相。卽如所證法假安立。以略攝廣。令易覺了。唯有此數不減不增。如蘊界處。餘法例知。後之學者。一得之明。妄自建立非眞實。

義。其不近於相似佛法，蓋亦幾希。

# 斷何障證何真如入何地試一一配屬并略述其義

聖慶

見道菩薩斷異生性障，證徧行真如，入極喜地。修道菩薩斷邪行障，證最勝真如，入離垢地。斷暗鈍障，證勝流真如，入發光地。斷微細煩惱現行障，證無攝受真如，入燄慧地。斷於下乘般涅槃障，證類無別真如，入極難勝地。斷麤相現行障，證無染淨真如，入現前地。斷細相現行障，證法無別真如，入遠行地。斷無相中作加行障，證不增減真如，入不動地。斷利他中不欲行障，證智自在所依真如，入善慧地。斷於諸法中不得自在障，證業自在等所依真如，入法雲地。以上依見修道位，如次斷障證真入地，一一配屬其名已。以下如次畧述十障十真如十地之義。二障中分別起者，名異生性障，依彼種立異生性故。所知障中俱生一分，及彼所起悞犯三業。彼障二地極淨尸羅，故名邪行障。所知障中俱生一分，令聞思修法忘失。彼障三地勝定總持，及彼所發殊勝三慧，故名闇鈍障。所知障中俱生一分，第六識俱身

見等障。彼障四地。善提分法。故名微細煩惱。現行障。所知障。中俱生一分。令厭生死。樂趣涅槃。同下二乘。厭苦欣滅。彼障五地。無差別道。故名於下乘。般涅槃障。所知障。中俱生一分。執有染淨。蠱相現行。彼障六地。無染淨道。故名蠱相現行障。所知障。中俱生一分。執有生滅。細相現行。彼障七地。妙無相道。故名細相現行障。所知障。中俱生一分。令無相觀。不任運起。彼障八地。無功用道。故名無相。中作加行障。所知障。中俱生一分。令於利樂有情事中。不欲勤行。彼障九地。四無礙解。故名利他。中不欲行障。所知障。中俱生一分。令於諸法。不得自在。彼障十地。大法智雲。及所含藏。所起事業。故名於諸法。中不得自在障。如是十障。唯依地地所斷不同。建立爲十。唯所知障。非煩惱障。所以言十。不增不減。不惟此也。卽所證如。亦以能證區別爲十。徧行眞如者。謂此眞如。二空所顯。無有一法。而不在故。最勝眞如者。謂此眞如。具無邊德。於一切法。最爲勝故。勝流眞如者。謂此眞如。所流教法。於餘教法。最爲勝故。無攝受眞如者。謂此眞如。無所繫屬。非我執等。所依取故。類無別眞如者。謂此眞如。類無差別。非如眼等。類有異故。無染淨眞如者。謂此眞如。本性無染。亦不可說。後方淨故。法無別眞如者。謂

此真如雖多教法種種安立而無異故。不增減真如者。謂此真如離增減執。不隨淨染有增減故。智自在所依真如者。謂若證得此真如已。於無礙解得自在故。業自在等所依真如者。謂若證得此真如已。普於一切神通作業總持定門皆自在故。如是十種真如。如次卽十地中之所證。以能證智顯十地相。故言爲十。非是真如有十種別。如於諸法一味平等故。又極喜地者。初獲聖性。具證二空。能益自他生大喜故。離垢地者。具淨尸羅。遠離能起微細毀犯煩惱垢故。發光地者。成就勝定。大發總持。能發無邊妙慧。發慧地者。安住最勝菩提分法。燒煩惱薪。慧焰增故。極難勝地者。真俗兩智行相互違。合令相應。極難勝故。現前地者。住緣起智。引無分別勝般若。令現前故。遠行地者。至無相住。功用後邊。出過世間二乘道故。不動地者。無分別智任運相續。相用煩惱不能動故。善慧地者。成就微妙四無礙解。能徧十方善說法故。法雲地者。大法智雲含衆德水。蔭蔽一切如空。蟲重。充滿法身故。如是畧述十障十真如。十地義。訖。更復畧言斷證時義。斷障證真。爲同時耶。爲異時耶。非同非異。云何能斷。

云何能證。當知斷證卽俱時起。於一念中對治起時。卽是煩惱蟲重滅時。猶明與闇定不俱。



不生故。現在生已即滅故。

## 斷何障證何真如入何地試一一配屬并略述其義

敏悟

障真如及地各有十種。今不別舉其名。隨配可知。一、斷異生性障。證徧行真如。入極歡喜地。此障謂二障中分別起者。依彼種立異生性故。此真如謂二空所顯。無有一法而不在故。此地謂初獲聖性。具證二空。能益自他生大喜故。二、斷邪行障。證最勝真如。入離垢地。此障謂所知障中俱生一分。障彼二地極淨尸羅。此真如謂具無邊德。於一切法最爲勝故。此地謂具淨尸羅。遠離能起微細毀犯煩惱淨垢故。三、斷闇鈍障。證勝流真如。入發光地。此障謂所知障中俱生一分。障彼三地勝定總持。及彼所發殊勝三慧。此真如謂所流教法。於餘教法最爲勝故。此地謂能成就勝定大法總持。能發無邊妙慧光故。四、斷微細煩惱現行障。證無攝受真如。入燄慧地。此障謂所知障俱生一分。第六識俱身見等攝。最下品故。不作意緣。

故遠隨現行故；說名微細障。彼四地菩提分法，此真如謂無所繫屬，非我執等所依取故。此地謂安住最善勝提分法，燒煩惱薪慧燄增故。五、斷於下乘般涅槃障，證類無別真如，入極難勝地。此障謂所知障俱生一分，令厭生死樂趣涅槃障。彼五地無差別道，此真如謂類無差別，非如眼等類有別故。此地謂真俗兩智行相相違，合令相應，極難勝故。六、斷粗相現行障，證無染淨真如，入現前地。此障謂所知障中俱生一分，執有染淨粗相現行。障彼六地無染淨道，此真如謂本性無染，亦不可說彼方淨故。此地謂住緣起智，引無分別最勝般若令現前故。七、斷細相現行障，證法無別真如，入遠行地。此障謂所知障中俱生一分，執有生滅細相現行。障彼七地妙無相道，此真如謂雖多教法種種安立而無異故。此地謂至無相住功用後邊，出過世間二乘道故。八、斷無相中作加行障，證不增減真如，入不動地。此障謂所知障俱生一分，令無相觀不任運起。障八地中無功用道，此真如謂離增減執，不隨染淨有增減故。此地謂無分別智任運相續，相用煩惱不能動故。九、斷利他中不欲行障，證智自在。

斷彼真如，入善慧地。此障謂所知障中俱生一分，令於利樂有情事中，不欲勤行樂修。已利。

障彼九地四無礙解此真如謂若證得已於無礙解得自在故此地謂成就微妙四無礙解能徧十方善說法故十斷於諸法中未得自在障證業自在等所依真如入法雲地此障謂所知障中俱生一分令於諸法不得自在障彼十地大法智雲及所含藏所起事業此真如謂若證得已普於一切神通作業總持定門皆自在故此地謂大法智雲含衆德水蔭蔽一切如空粗重充滿法身故如是以上斷十種障證十種真如入十種地其義畧述可知矣。

### 斷何障證何真如入何地試一一配屬並略述其義

雲 庵

問障真如地等，各唯有幾答，各唯有十種唯何言地則極喜地，離垢地，發光地，燄慧地，極難勝地，現前地，遠行地，不動地，善慧地，法雲地。言真如則徧行真如，最勝真如，勝流真如，無攝受真如，類無別真如，無染淨真如，法無別真如，不增減真如，智自在所依真如，業自在等所依真如。言障則異生性障，邪行障，闇鈍障，微細煩惱現行障，於下乘般涅槃障，粗相現行障，細相現行障，障無相中作加行障，利他中不欲行障，於諸法中未得自在障十障十真

如十地，名已悉數；下則配屬，并述其義。欲證真如，宜先斷障。障斷已後，真如證而地亦入矣。若欲斷障，必聖道力。是以斷異生性障，證徧行真如，入極喜地。斷邪行障，證最勝真如，入離垢地。斷闇鈍障，證勝流真如，入發光地。斷微細煩惱現行障，證無攝受真如，入燄慧地。斷於下乘般涅槃障，證類無別真如，入極難勝地。斷粗相現行障，證無染淨真如，入現前地。斷細相現行障，證法無別真如，入遠行地。斷無相中作加行障，證不增減真如，入不動地。斷利他中不欲行障，證智自在所依真如，入善慧地。斷於諸法中未得自在障，證業自在等所依真如，入法雲地。總之斷一分障，證一分真如，入一分地。入一分地，則一分障永斷。此中障者，謂煩惱所知二障。數雖有十，不外此二。然此二中，又以所知障爲要。地地斷法執故。

### 云何六十二見

敏悟

六十二見者，總有十位。一，四徧常論。二，四一分常論。三，二無因論。四，四有邊等論。五，四不死矯亂論。六，十六有想論。七，八無想論。八，非有想非無想論。九，七斷滅論。十，五現法涅槃論。總此十位，共成六十二見。前五位，計前際有十八見。後五位，計後際有四十四見。云何前

際謂過去全現在少分待未來故未來因故云何後際謂未來全現在少分待過去故過去果故此六十二見皆緣彼二際而起云何四徧常論謂由劫及生、死生、尋伺、四事而起。執我世間俱是常住云何四一分常論謂由大梵、大種、或心戲忘、憤恚、四事而起。執大梵等一分是常我是無常謂一由不能憶彼出心已前所有諸位一由尋伺不憶前身便作是執我及世間無因而起如是二見乃由無想天虛妄尋伺二事而起云何四有邊等論謂由天眼或依彼定發淨天眼或由天眼及神境通等而執我有無邊等云何四不死矯亂論謂於彼天中由善不善等怖妄語邪見無知愚痴故得起云何十六有想論初四見依三見立謂執我有色等四死後各有想次四見執我有邊等四死後各有想次四見依想異執我有一想有種種想有少想有無量想等後四見依受執我純有樂或苦或有苦有樂或無苦無樂死後各有想如上十六尋伺等至皆容得起云何八無想論謂執我有色等四有邊等四死後皆無想如是八論等至尋伺皆容得起云何俱非八論謂有色等四有邊等四執我死後非有想非無想而起是執云何七斷滅論謂執我有色或我欲界天或我色界天及我四無邊處

死後皆斷滅。云何五現法涅槃論謂一由受人天五欲，四由現住定謬執為涅槃，作如是執起。以上略述十位是為六十二見也。此六十二見於五見中，唯二見攝。謂邊見攝六位，四徧常，四一分常，有想十六，無想八，俱非八，七斷滅，共有四十七見。邪見攝四位，二無因，四有邊，四不死矯亂，五現法涅槃共有十五見。二見所攝合為六十二見。開之為六十二見，合之即為邊邪二見。然此等見，唯分別起，不可云攝二見盡。以邊見一分，通俱生故。故論云六十二為二見所攝。義固明了，可深長思。但此約自性而言。若眷屬論之，即通五見所攝，是又不可不知也。

### 云何但空二取不名見道

聖慶

二取者，謂二取。取執實能取所取性故。加行菩薩歷煖等位，所執二取雖能伏除，然有漏觀心有所得故。空有二相，猶未能遣。思惟真如，心上仍變似如相起。此即所謂依他影像。即此影像以未空故，仍有所得。未證唯識真勝義性，故空二取，不名見道。若見道

位，無分別智挾諦真如，不再變相，心境相稱，能緣所緣平等平等如是方名入真見道。以唯

能取所取相故。如自證分緣見分時不變而緣問在地前云何。但能空二取取猶有相在。以能緣智是有漏故。有分別故。有所得故。戲論現故。真如及智非有漏故。非分別故。非所得故。非戲論故。空二取取不入見道。空二取相方入見道。此二取言。性屬所執。非屬依他。唯空徧計所執二取。非空依他二取也。若所空取。卽是依他。爾時應卽已入見道。何頌尙云安立少物有所得。故非實住唯識耶。由此當知。雖云二取。但二取取之畧言耳。然空依他二取。與空所執二取不同。但證真時。不觀依他起相。非真除遣謂之空也。若不爾者。後得智起緣真如時。何以變相而緣耶。

## 云何但空二取不名見道

行 寬

二取者。卽能取所取是。此有二種。一依他起二取。二徧計執二取。煖等位中。菩薩但能空徧計執二取。不能空依他起二取。是故二相未除。帶相觀心有所得故。非實安住真唯識理。故不名見道。若名見道。非將依他起二取。徧計執二取。皆空不可。何時依他起二取。徧計執二取。皆空待心境相稱。如智冥合時。不取戲論。空簡所執二取。挾帶如起。空依他起二取。

法相成績

此方名見道，若不至此時，雖空二取，亦不名見道也。

### 云何但空二取不名見道

雲庵

云何二取？謂能取所取為欲入見道修習煖頂忍世第一四種加行，伏除二取，名加行位。以此四位能漸除所取能取，故然諸菩薩於空二取後，猶有現前安立少物，謂是唯識真勝義性。以彼空有二相未除，帶相觀心，有所得故。非實安住真唯識理，彼相滅已，方名見道。名通達位。加行無間，聖智生時，體會真如，名通達位。初照理故，亦名見道。若時菩薩於所緣境，無分別智都無所得，不取種種戲論相故。爾時乃名真見道。以挾帶如故，不變相緣故。若但空二取取，空有二相未滅，非實安住真唯識理也。

## 文學成績

論桐城陽湖兩派承傳之學

寶興



儒家之聖惟孔子集大成其學分四科曰德行曰言語曰政事曰文學四者爲儒術之大體。其歸統於德行。無言語政事文學。則無以發展德行以教化天下。而實現修齊治平之效。言語政事文學。不本乎德行。則失其中正。且足以惑天下。是知四者必相互爲用。乃可以爲全儒。未聞聖門弟子有若何派別之說也。秦焚典籍。孔孟之傳。幾失其真。漢興一洗秦令。大倡儒風。競尙文學。或講小學。或治一經。而四科之設施不復備見矣。然當時之能文大家。猶皆本乎六經。歷六朝隋唐儒術寢衰。爲文務修飾。其去六經也遠矣。韓文公文起八代之衰。力矯時弊。反本六經。而文學由是可觀。迨至有宋。五子迭興。病漢學之破碎。乃大倡性理。上探孔孟。儼然直接孔子之心傳焉。而漢學宋學之聚訟。亦基於此矣。洎乎清代。崛起桐城。方望溪。上承宋五子之理學。歸本於經義。爲文主潔淨。盡掃煩衍。義精法嚴。名隆天下。而桐城派之名。萌芽於此矣。望溪授之劉海峯。姚惜抱。盡得方劉之傳。其文益雅潔無類。三先生相繼而起。於是文家尊之。而桐城派之名。赫然震於天下矣。陽湖惲子居。與武進張皋文二人。因錢伯垞而知桐城之學。盡去聲韻考訂之學。而力事於文。張精經傳。惲涉百家。皆以桐

城之學爲依歸。而陽湖派之名。亦與桐城並駕齊驅矣。夫儒本一也。原無派別。而後世漢宋互爭。駢散互斥。乃至彼此相詆。派與派不相融。何爲其若是也。蓋學非己出。猶之地非自主。則門戶之見多歧。名稱亦異。要而言之。無論漢宋之學。駢散之文。桐城陽湖之派。各有其當。皆有用之學也。何爲不相輔而行而反相斥乎。譬如一族之人。無論老少長幼。人數雖多。其出皆始於一祖。何可以一祖之所傳而互爭彼此爲嫡裔乎。學者皆儒也。卽皆孔子之徒也。何可以一師之徒而反操戈互伐者乎。姚氏謂學問之途有三。曰義理。曰辭章。曰考据。三者兼備。始可以爲完儒。漢學重考据。宋學重義理。諸子百家重辭章。桐城之爲派也。承宋學之傳義理。而兼考据辭章者也。陽湖之爲派也。承桐城之傳習諸子百家之辭章。而兼乎義理者也。聖人之道。重在義理。而文學則所以形乎義理者也。非妙文必不能以蘊至理。無至理又奚以永斯文。是知義理在所必重。而辭章亦豈可容忽。然不彌之以考据。則斯二者亦未始無遺憾焉。桐城學於斯三者。如鼎足之相需。並重義法精嚴。可以爲完儒矣。若其左辭章而右義理者。其去聖道也遠矣。陽湖雖考訂之學。而並重義理辭章。義法另闢途徑。其學

亦有足傳者。未可以其闕於桐城而厚非之也。桐城固古文家。陽湖亦列于古家。文皆聖人之徒也。如取長補短。化除成見。斯可爲古文之正宗已。

## 論桐城陽湖兩派承傳之學

聖慶

文章之傳尙矣。古無所謂宗派之說也。自孔子作春秋。義法厲於其中。三家傳之。而未明言。傳數百年。湮沒無聞。至漢司馬遷。謂春秋有義法。遂本之而作史記。義法之說實屬創論。發前人之所未發。示學者以正軌。蓋得孔子之心傳。其識已度越前賢矣。迨後班固本史記以作漢書。史書皆法於春秋。故明允稱之曰。遷固雖以辭勝。然亦兼道與法而有之。時得仲尼遺意焉。若明允者。誠不愧爲知言之君子。史公所謂傳之其人者也。建安七子。競尙藻繪。至唐韓子。乃矯之而返求於六經。古文之道。賴以不墜。故東坡謂爲文起八代之衰。是可與史公同軌。皆孔子之功臣也。歐陽公得韓子之遺藁。深慕而力追之。乃稱之曰。韓李之徒出。元和之文始復於古。合之柳州南豐。臨川眉山父子。茅坤稱之曰。唐宋八家。八家後明歸氏。震川承其學。而孤立一世。清代文體。望溪得其正。望溪傳其學於海峯。海峯又傳其學於

惜抱。惜抱傳之梅氏伯言。伯言傳之曾氏文正。文正傾心於惜抱之法。爲文一以之爲準繩。同時有張濂卿吳。至父兩先生。皆衍桐城嫡派。兩先生復傳其學於抱潤先生。繼抱潤而起者。果孰得其傳焉。夫自望溪以上溯震川。及唐宋八家。又上溯兩漢以至春秋。文章義法。雖皆不得親承其傳。然而能會其神通其微合其莫。由歸方以上溯唐宋兩漢。曠千百世亦可師承其說。其文在。即其人在。得其文之傳。即得其人之傳。明其文之義法。即明其人之心傳。也是以孔子義法之心傳。歷三十餘年。遞嬗而不絕滅者。賴有斯文在也。自史遷乃至望溪。文皆重義法。蓋其流雖異而淵源同也。劉姚繼方氏而起。三先生皆桐城人也。而論其文方則以理勝。劉則以才勝。姚則兼其長而有之。於是天下學士。翕然尊之。號爲桐城派。爲文章之正宗。故其學盛傳。文正公叙歐陽生文集序已詳言之矣。劉先生之弟子錢魯思。盛稱其師學於陽湖友人。憚子居。張惠言兩人。兩人盡棄其學而學焉。其文與姚先生並雄一時。天下稱之曰陽湖派。蓋孕於方而產於姚。姚爲桐城之嫡派。而憚張則爲桐城之支派。故明桐城學派之所承。即明乎陽湖學派之所承也。桐城嫡派之傳。已如上述。而陽湖學派。除憚張

外蓋無人承其學而傳焉。然則桐城陽湖兩派。其承傳之學果何學耶。一言以蔽之曰。文家義法之學也。方劉姚三先生承前者以此。傳後者亦以此。捨此無他術也。世之學者。勿昧於宗派之傳承。藉口於古無宗派之說。以誹薄桐城陽湖兩派承傳之緒。各有宗派焉。斯可與論文章義法之學矣。

## 論桐城陽湖兩派承傳之學

敏 悟

昔曾公序湖南文徵曰。古之文初無所謂法也。法不法後人名焉。由是言之。古之文初無所謂派也。派不派亦後人名焉。至漢兩司馬出。並雄一世。而後爲文者。分爲駢散之宗。由是韓柳歐曾。皆源史公。班蔡范潘等。皆源相如。至清代康熙雍正之間。而方氏文最爲無類。其後爲駢文者興。胡天游輩起。則益盛。而工古文者闕然寡矣。惟姚氏息影金陵。私淑方氏。如碩果之不食。卓然而有得也。姚氏刻意爲文。力去繁蕪。體格嚴潔。而受法於劉氏。劉乃受之於方氏者也。姚既慕方氏。而兼取二人之所長。合義理考據爲文。於是辭章日善。海內皆知有是人也。游其門者日益衆。人皆尊之爲桐城派。蓋以其爲桐城人也。有陽湖惲敬字子

居張學文字惠言者二人。講聲韻考訂之學。聞其友錢伯垌稱誦其師海峯之說。心慕之。於是皆棄其所爲而從事焉。而陽湖之古文特盛。獨樹一幟。遂謂之陽湖派。與惜抱並雄一時。而陽湖實由桐城派而出。由是觀之。兩派承傳之學可知矣。等而上之。歷代工駢文者。蓋遠法相如。而桐城派則直追遷史。至陽湖則又轉入桐城而合爲一派。蓋一而二二而一者也。

### 論桐城陽湖兩派承傳之學

俊 蔭

文章之傳尙矣。古無所謂宗派之說也。後人因視其別成一家。獨闡一端。各有所宗。區分門戶。遂以宗派名焉。溯自上古之文。未有善於六經。其文皆至精者也。後人多本此六經以發爲文。遂有法不法之分。區爲派別。其實無所謂法不法派不派也。周秦尙已。自漢以來。爲文莫善於司馬遷。遷之文皆出自六經。本孔子春秋以定義。上法春秋以示褒貶。而爲史記。遷之後則班固承之。本史記而爲漢書。西漢兩司馬。一爲散文之宗。一爲駢文之祖。二人當時雖未分。而學兩馬者則由是分焉。學於相如者則謂之駢文。學馬遷者則謂之散文。殊不知馬遷則奇中有偶。相如則此於用偶而偶中有奇。二人誠不可以一方體論矣。西漢而

降六朝乏人言義理者則寥若晨星。學駢文者則比比皆是。純綴以排比之句。間以婀娜之聲。歷唐代而不改。於是韓文公矯正之。而使皆返之於六經。以復於古。故蘇軾稱韓氏文起八代之衰。韓氏後在宋則有歐陽氏。在明則有歸震川氏。有清則有方望溪氏。劉海峯氏。姚姬傳氏。梅宗亮氏。陽湖惲子居氏。武進張皋文氏。曾國藩氏。張濂卿氏。吳至甫氏。在近時則有馬通伯氏。以上諸氏皆上本六經。以爲文。下法春秋。以定義。重義理。而兼考據。辭章者也。自漢迄今。相沿久矣。六經之文所以不滅者。以其皆至精至粹。天下之至文也。故歷代諸儒皆本六經之文以爲文。法孔子春秋之義以定義。斯所以獨尊而不可移也。桐城之爲文。天下之至文也。何則。以其上本六經。孔子春秋。下法史記故也。桐城之爲文。重義理而兼考據。辭章。其文潔。其辭樸。其文有義。有法。其體例甚嚴。其義理精深。而品藻當也。且姚氏所言三途。實足以賅括聖道而無遺。法諸後世而無比。是以天下學者靡然從學焉。世人因其地處桐城。天下尊之曰桐城派。由是桐城派之名遠播焉。蓋桐城派之名。非桐城三先生自名也。天下尊之而名也。故世言天下之文章。其惟桐城乎。桐城之爲文。其近善。邁衆可知矣。三

先生後。則陽湖惲子居。武進張舉文二先生承之。其後則曾氏張氏吳氏承之。第惲子居張舉文二先生之爲文。亦取法桐城。別成一家。號曰陽湖派。陽湖派亦由桐城之淵源所流出也。本既不振。末繼其榮。派別雖殊。其淵源則同。如惲氏張氏曾氏吳氏後。能承桐城之傳者甚夥。在近時則惟有馬通伯先生足當之。通伯先生之爲文。本義法而直追史漢。卓然自成一家。其文超唐宋而上。蓋幾入史遷之室。頗有雄偉溫厚之氣概。後能承通伯先生傳者。卽上承姚氏之傳者也。自孔子以至於今。數千年相沿勿替。其淵源本同。逐代皆有相承故也。諸先生多講義理之學。而以考據辭章爲輔。故知桐城之文。天下之至文也。以天下之至文。後世必有承之者。絕無漸滅之虞矣。

### 論桐城陽湖兩派承傳之學

淨 明

文章之傳。尙矣。而至精者。莫過於六經。是六經者。乃文家之淵源也。其次則左氏馬秦諸子。再次則漢兩司馬。然漢以前之文。皆奇偶相生。駢散互用。無所謂法不法。亦無所謂宗派之說也。至兩司馬始有毗奇毗偶駢散之區。而宗派法不法之說出焉。建安以下皆尙藻



續故奇韻精深之文息焉。至唐韓氏乃矯而反之。六經於是則有八家盛稱於唐宋。其後數  
 百年。明則有歸氏。清則有方氏。劉氏。姚氏。方氏刻意爲文。力去繁蕪。體格嚴潔。故喜震川以  
 上溯歐曾之作。海峯授之望溪。而授之姬傳。蓋方以理勝。劉以才勝。姚則兼其所長。合義理  
 考据而爲辭章。游其門者。能文之士。以數十計。天下尊之爲桐城派。蓋桐城之言。天下之至  
 言也。以其本源六經。講義法。故時海峯之徒。有錢魯思者。時以師說稱誦於其友。陽湖。惲子  
 居。武進。張皋文。二人盡去其聲韻考訂之學。而從事焉。於是陽湖之古文特盛。謂之陽湖派。  
 派雖有二。其皆不整乎經術。足以持世。而章教則一也。張之學。研精經傳。從源而及流。惲之  
 學。泛濫百家。由博而反約。故其文亦與惜抱並雄一時。然其源則由桐城之流而來也。桐城  
 之源。則由唐宋秦漢大家上溯六經之流而來也。其承傳之次第。雖有先後。其承傳六經之  
 學。無先後一也。至曾文正。不立宗派。師桐城義法。而以漢賦之氣行之。又卓然自成一家言。  
 其幕府人才之盛。則有張廉卿。氏吳。至父氏。又師法桐城矣。其後宗桐城義法。而能承其傳  
 者。唯有馬通白先生。先生文始法歐。中法韓。後法史記。蓋又獨成一家言。不可磨滅之文也。

今先生沒。己天將中衰。斯文乎不然。必有承授者。繼其業焉。是在善學者。自爲之也。

### 論桐城陽湖兩派承傳之學

道 樹

桐城陽湖者。乃卽其地而尊其學也。桐城則爲派之源。陽湖則爲派之流。桐城文派之祖。始自方望溪氏。方氏刻意爲文。力去繁蕪。桐城古文之傳。自望溪始。劉海峯學博繼之。而復授之姚姬傳氏。蓋方氏以理勝。劉氏以才勝。而姚氏則兼其所長。以合義理。考據而爲辭章。由此三氏。因有桐城宗派之目焉。天下之文章。其在桐城乎。桐城之言。天下之至言也。次有海峰之徒。錢伯垌氏。時以師說稱誦於其友。陽湖惲子居氏。張皋文氏。二人盡力而從之。以學桐城之義法。於是陽湖之學。與桐城合。而卓然自成一派。天下尊之爲陽湖派。由此而有陽湖派之名焉。蓋宗派之說。達者所嗤。然經學貴家法。文章有承傳。湘鄉之論。不忘本始。古之文初。無所謂法派之說。後人本不能文。強取古人所造而摹擬之。於是而桐城。而陽湖。派別分焉。究之桐城與陽湖。皆本史公之義法。而探源於春秋。以衍其流者也。此兩派承傳之學也。

## 論桐城陽湖兩派承傳之學

行 寬

詩書六藝者。乃天下古今文章之淵源也。凡天下各立宗派。駢散之文章。莫不本於此焉。雖宗派有駢散之殊。而其源則一也。自古本無宗派駢散之說。因後人學之各有所宗主。區別門戶。遂成爲派別。而沿其流者。去古愈遠。漢宋之異。駢散之殊。以及桐城陽湖諸派名。稱因之而著矣。數家之說。各有所偏勝。能兼者莫過於桐城。何也。漢世之學。長於考據。宋世之學。長於義理。駢體之文。偏於偶。散體之文。偏於奇。惟桐城之學。俱奇偶而兼。三途也。陽湖之派者。乃桐城之流也。海峰之徒。錢伯坰時以師說稱於其友。陽湖惲子居。張皋文。此二人盡去其聲韻考訂之學。而從事焉。於是陽湖之古文特盛。謂之陽湖派。而自成一派焉。張之學。研精經傳。從源而及流。惲之學。泛濫百家。由博而返約。其文亦與惜抱並雄。一時亦越乎別派之上。桐城之宗派。始於方劉姚。方氏之學。慕於程朱。程朱之學。得於孔孟。孔孟之學。皆詩書六藝之大經也。方氏學授之劉。劉氏學授之姚。於是桐城之宗派。而最能兼賅矣。桐城之宗派。乃諸宗派之首。凡所謂文者。皆攝入於此一途。桐城之宗派。上承之於孔孟。下傳之

於抱潤固一脈相通。一氣相合。其所謂文者。皆精粹而不朽焉。即是後代學者爲文之導師也。若不合此派中之旨者。學亦失其所以學矣。蓋此派真能得孔孟之遺意。學之者實能得詩書六藝之精要而發之爲文也。桐城之宗派。非自稱也。乃天下人尊爲而稱之也。雖有桐城宗派之名。而莫生執着桐城宗派之心。若生執着之心者。而學問百無一成矣。凡學此派者。非學桐城之宗派。而實學孔孟遺意。源本於六經之文也。

### 論桐城陽湖兩派承傳之學

雲庵

蓋聞古無宗派之說。而義法則不能不寓其中。如詩書易禮春秋諸經。其義法寓在其中矣。故至精至粹之文。非無過於諸經。以其有義法也。司馬遷推春秋之旨作史記。義法寓乎其中。班固亦承之作漢書。後則唐宋百家。唯韓氏文精粹。是承馬遷史記而作者也。而後世遂有方劉姚三氏之文。亦根據義法。雖號之曰桐城派。然非自創之。實天下尊稱之也。因三先生者。皆桐城人。皆以義法相承傳也。又有陽湖惲張二子。棄其所學而學桐城之學。遂卓然自成一家。曰陽湖派。與桐城派並雄一時。蓋二派同一師承。兩姚氏則爲二派之中堅。

上承方劉而傳之陽湖二子者也。曾文正續承斯緒與張吳二先生相討論。二先生傳之抱潤抱潤先生之傳爲桐城嫡派而陽湖一派則亦漸化於桐城一中派之中。自左氏史遷以來承孔子之義法而傳諸人由唐宋以迄於今上即以斯道承之下即以斯道傳之去古亦不遠矣。以此上窺孔孟之心傳亦何難歟。

### 曾文正論憂樂試明其用意之所在

寶興

昔孟子云有天爵者有人爵者仁義忠信樂善不倦此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又曰欲貴者人之同心也。人人有貴於己者弗思耳。所謂欲貴者卽莫不重爵也。所謂貴於己者卽仁義忠信樂善不倦天爵之良貴也。若夫公卿大夫之人爵非良貴也。以非貴於己者也。其貴於己者得之則樂不得則憂是得憂樂之正也。非貴於己者不得固不足憂得之亦奚足樂。是人爵本無憂樂之可言而天爵實有憂樂之必要。爲人爵而憂樂者常人也。一時之憂樂也。爲天爵而憂樂者君子也。終身之憂樂也。常人之憂樂憂時則不樂得樂則忘憂以其所以憂者爲得樂也。樂既得而可憂者遂釋然矣。以是人故終不免於大憂故終未免

爲常人也。君子之憂也。而樂在其中。及其樂也。而憂益切。無時不憂。無時不樂。有一念之非禮。卽有虧於天爵。卽失其所以自貴。以有如是之憂。故能常保其天爵之樂。以其所以憂者。恐天爵之或失也。憂益切而樂益篤。卽憂卽樂。故無時不樂也。卽樂卽憂。故無時不憂也。樂以終身。憂以終身。故終不失爲君子也。孟子言好色富貴。無足解憂者。惟順於父母可以解憂。是舜之所憂者。終身憂之而不釋也。周子教程子尋孔顏樂處。是孔顏之所樂者。終身樂之而不忘也。所謂得天爵者。卽大學之明明德。中庸之率性也。性率則無所不率。明德明則無所不明。天爵得則無所不得。一率一切率。一明一切明。一得一切得。求於己不求於人。得於一不得其二。此天爵之所以爲良貴也。所以足樂也。當未全得之時。所以足憂也。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反身而誠。樂莫大焉。卽此說以推之。反身而未誠。憂亦莫大焉。此君子之憂樂也。卽曾文正之所謂憂樂也。聖賢所以歸憂樂於性分者。在使人專功於內而不必求諸外也。蓋天下之亂。基於互爭。人人肆其力於外而求之。爭之端也。人人專其心於內而求之。各保其天爵。各貴其良貴。治之道也。仰不愧於天。俯不忤於人。雖王天下不與存焉。以王天

下之至貴尙未足比天爵是則天爵之貴爲何如乎人曷亦致憂樂於天爵以待諸人爵也歟。

## 曾文正論憂樂試明其用意之所在

敏 悟

夫憂樂者人之常事也。何足論哉。然聖愚即由此而分。賢不肖即由此而別。蓋聖賢有聖賢之憂樂。愚不肖有愚不肖之憂樂。聖賢之憂樂。不同乎愚不肖之憂樂也。吾嘗聞諸聖賢之憂矣。曰舜人也。我亦人也。舜爲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我由未免爲鄉人。也是則可憂也。憂之如何如舜而已矣。又嘗聞諸聖賢之樂矣。曰父母俱存。兄弟無故。一樂也。仰不愧於天。俯不忤於人。二樂也。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樂也。是憂也。終身不解。是樂也。終身不絕。豈同愚不肖之憂乎。一時樂乎。一時哉。聖賢以道爲憂。爲樂。居易以俟命。不怨天。不尤人也。曾氏謂無所於祈。何所爲報。已則自晦。何有于名。蓋與中庸之旨同也。愚不肖則反是。不感戚于貧賤。則欣欣於名位。稍有所得。卽期獲報。是所憂也。及身居榮位。名利僥倖于一時。是所樂也。此一時之憂樂。而未見其大也。吾讀曾氏之文。其所謂憂樂。愴然自得。蓋無日不憂。

無日不樂。卓然以聖賢自期。非彼期報于科第祿位後世之名者可比。是內勤甚嚴。同乎聖賢之憂樂也。若范文正之先憂後樂。是對外境而言。猶有所謂先後也。曾公之論。是對內境而言。時時可憂。時時可樂。則無先後之分矣。推其用意之所在。蓋非常憂不足以進吾德。非常樂不足以養吾德。此則聖賢之憂樂也。誰能爲之。而曾公憂其所當憂。樂其所當樂。故德日茂業日闋。蓋終身用之不能盡矣。

### 曾公五箴書後

淨朗

曾公撰五箴何爲乎。求自利也。然傳之於後。後人讀之。不被其激動者。蓋少耳。是兼能利他也。自利而又利他。乃世出公同之理也。然能利他。實本於自利。欲自利。舍立志無由。志者人之必不可少者也。人而無志。則事不立。人而無恆。不可以爲巫醫。況能爲其他乎。故曾公五箴。以立志有恆爲始終焉。自古之覺人。長人。未有不立志者。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孔子之志也。願無伐善。無施勞。守道若愚。在陋巷不改其樂。顏子之志也。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子路之志也。發揮孔子之底蘊。爲後世人立軌範。曾子子思之志。



也。主性善以立仁義長春秋以經世。孟子之志也。主性惡以救人道長於禮以傳經。荀子之志也。二者皆不阿世苟合。是其志之同也。推之若漢之諸葛關羽。宋之五子。范仲淹。司馬光。王安石。岳武穆。明之王陽明。顧炎武等。其志皆卓卓者也。即吾輩僧伽學佛菩薩者。亦豈可不立志乎。昔諸佛菩薩之立志者多矣。然未有不立志而能成佛菩薩者。普令開示悟入佛之知見。釋迦教主之志也。四十八願度衆生。生極樂。彌陀之志也。十二大願度生。琉璃世界。藥師之志也。三十二應化度衆生。觀音之志也。十大願行化度衆生。普賢之志也。地獄未空誓不成佛。地藏之志也。推之諸大菩薩等。或以四弘誓而化度衆生。或以六度而化度衆生。或以種種方便善巧化度衆生。雖各有不同。而上衆生出生死之志。無不同也。由此以觀。雖出家學佛。亦必立志。而後能自利而利他。况其在家者乎。此吾讀曾公立志箴有感者也。既立志矣。即當嚴身。欲嚴身當居敬。居敬者聖門盡性之功也。唐虞之言執中。孔子之言不踰距。學庸之言慎獨。孟子之言求放心。皆所謂居敬也。蓋天地間經權常變之錯綜。吉凶禍福之倚伏。至蹟而不可窮。唯攝之以敬。則精神凝一。天理存而人欲絕。渙者斯萃。剝者斯

復是居敬者。乃千變萬化之樞紐。而聖學於是歸根焉。能居敬則身不妄動。身不妄動則身業可淨矣。此吾讀曾公居敬箴之所感也。身既嚴矣。即當嚴心。嚴心之法。當主於淨。主靜者。止心之妄念也。大學言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蓋主靜之效也。能主靜則措諸萬事無不宜。方謂之真能主靜。否則非真能主靜也。真主靜者。不特靜中靜。動中亦靜也。果能如此。則意業可淨矣。此吾讀曾公主靜箴之所感也。身意既嚴矣。於口不可不嚴。當道者。道之。不當道者。不敢道。是謹言之意也。謹言者。不巧言悅人。不閒言送日。不誇言自滿。不道聽塗說。如此行之。則口業可淨矣。此吾讀曾公謹言箴之所感也。然既立志居敬。主靜。謹言。而無恒。亦不可也。苟無恒心。雖立志居敬。主靜。謹言。不過一時耳。立一時之志。居一時之敬。主一時之靜。謹一時之言。又豈得爲真立志居敬。主靜。謹言乎。真立志居敬。主靜。謹言者。必有恒焉。恒則久久能自利。能自立。而後能利人。此吾讀曾公有恒箴之所感也。能自利利他者。即是聖賢。即是佛菩薩。吾所敢斷言也。

予讀魯論首章。則曰學貴時習。再則曰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三則曰生知爲上學。知次之。困知又次之。困而不學斯爲下矣。孔子所以抑揚反覆而不窮其詞者。將以使人致其知也。又曰見賢思齊。再則曰聽其言而觀其行。三則曰能行恭寬信敏惠於天下爲仁矣。孔子所以提攜導誘而不已其論者。將以使人力其行也。既教以知。又導以行。苦心勞力。周遊列國。所以使人盡性量全天德。知行合一。以得斯道也。道備吾躬。而吾不知。必求而後知。雖知未證。必力行而後證。釋迦知人生無常。乃求其所以爲常。知六道痛苦。乃求必離苦。以得極樂。於是雪山求道。六載苦行。皮骨連立。而不顧。卒能菩提樹下。覩明星而悟道。其致知之真。有能過者乎。其力行之切。又有能及者乎。然其知也。亦求而知其證也。亦行而證。使其求而不苦。則無以知。雖知而不行。固無以證。卽行而不切。又焉能證。吾是以知釋迦之所以爲釋迦。亦由知行合一。並進而來者也。豈有奇異於其間哉。又非釋迦獨能如是。凡有血氣者。皆能之也。其曰一切衆生。皆有佛性。只以無明覆蔽。不知不行。是以不證。然則釋迦豈欺我哉。乃衆生自欺。而不知不行也。佛其奈之何哉。蓋知本無難。而致其知則難。行亦非

艱。惟終其行則艱。知爲行之始。行爲知之終。知則所以爲行也。行即所爲全其知也。知而不行則罔。行而不知則殆。真能致知者必能如其所知而行。若知正而行歧。是其知之猶未致也。知既致矣。行亦真矣。而猶不能證其所知者。是其行之必不切也。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顏子之的論也。文王我師也。周公豈欺我哉。公明儀之至言也。即二子之言而擴論之。釋迦何人也。予何人也。知釋迦之所知。行釋迦之所行。其不能證釋迦之所證者。未之有也。言孔子之言。行孔子其行。而不達孔子之大成者。亦未之有也。人之自暴自棄。甘居下愚。不學孔子釋迦。而曰吾未能者。則聖佛亦無如之何也已矣。蓋我不自求其知。聖佛不能代其知也。我不自力之行。聖佛不能代其行也。是知欲學聖佛。我自爲之。非他人所能阻。亦非他人之所可強也。是何也。知之既真。行之尤力。求聖佛之道者。知行並進。心與力合。而爲一。夙夜匪懈。則求孔子之道。即可爲孔子。求釋迦之道。即可爲釋迦矣。道豈遠乎哉。

## 論求道當知行合一

俊 蔭

賢聖非生而爲聖賢。豪傑非生而爲豪傑。然卒能成賢聖豪傑者何哉。無他。求道之功。

能知行合一而已。故不患聖賢豪傑之不能成。特患其知行不一。吾誠能言聖賢之言。行聖賢之行。雖不期爲聖賢。自入乎聖賢之域矣。吾誠能言豪傑之言。行豪傑之行。雖不期爲豪傑。則居乎豪傑之林矣。由是以推。凡世出世間一切建功立名出類拔萃名傳千秋至今不朽之士。未有不由此知行合一得來者也。吾儕如欲企而效之。本其道而潛心求之。則視其知行爲何如耳。知行合一。則無所不克。否則無一能就。觀其知行合否。卽可以判其事之成敗。定理昭昭。秋毫不爽者也。故吾人求道當知行合一焉。道者吾人所共由之道路。乃大學之道也。然必求方知。知而後敢行。未有不求知道而能行道者。亦未有知其道而不能行其道者。知者行之始。行者知之終。未有不知而能全其行。亦有不行而能全其知者。卽知卽行。卽行卽知。不卽不離。於道合而爲一矣。徒知而不行不可也。卽行之而不能知。亦不可也。徒知而不行。等於說食。數寶。究竟毫無所得。雖知亦猶之乎不知也。徒行而不知。等於盲者無相。俛俛然其何以行之哉。雖行亦猶之乎不行也。然則如之何而後可。必卽知卽行卽行卽知。知行合而爲一。則近道矣。世人徒知聖賢豪傑之尊。而不知其皆由於知行合一所從。

出也。書曰：非知之艱，行之惟艱。可是知之者比比皆是，而行之者則寥寥矣。吾儕不欲期底聖賢豪傑之域，則可如其欲之捨，知行合一外，尙有何妙計哉。

### 凡事預則立，試說明之

寶興

天下之事，至不一也。天下之理，亦至不一也。然事雖至繁，而所以成此事者，惟一理。雖多端，而所以明此理者，惟一者何？誠是也。故曰：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反身惟求其誠而已。以誠爲一，所以成己也。卽中庸所謂盡其性也。以誠爲貫，所以成物也。卽中庸所謂盡人性盡物性也。誠於己者，豫也。誠於物者，事之立也。達德達道九經皆理也。本此三者而行之，則事也。操之於心爲德，體之於身爲道。施之於世爲經。想言之則爲事而已。德之具於心者有三道之體於身者有五經之施於世者有九廣而言之，則概爲凡事而已。豫者，誠之於先，前定之謂也。凡事豫則立者，謂誠可以積累而致，未可以襲取而充。可以存養於平時，未可以猝辦於臨事。是必養之有素，先立誠於己，則達德全於內，達道行於身。九經盡於世，而凡事立矣。蓋戒懼於未形，慎獨於方動，旣密其幾於未事之先，而知

之必素明行之必素力。復致其功於臨事之際。不迫取於臨境。不爭效於當幾。豫則立志甚專。必端其不二之體。豫則加功甚純。必植其不雜之原。所謂豫者。非僅於應事之先。圖其始而慎其終也。必用功於平日。而豫得此誠。洞明凡事之理。皆本此誠而行之。則知之無不明。處之無不當矣。豫非則誠也。乃豫求得此誠也。能豫爲之所。則一事之來。必有以思之。思之而有畢達之幾。心入於事之中。而得其肯綮。人以猝應而失中。我以先求而得理。處大事亦如小事。甯靜致遠而不失之於張皇矣。處小事亦如大事。審慎安詳而不失之於輕忽矣。且不獨此也。能豫爲之所。則雖事事交集。又有以開之。開之而從容以旁通之。以萬事納於一心之中。卽以一心超於萬事之外。只見其鎮定。不見其紛紜。故人以爲勞而一事之酬。已迫我以爲逸。而萬事之接。寬然。豫得此理。則遇事有所準。心內開明。則應事自從容。故事必豫而始立也。中庸以豫爲教。卽承上文兩一字。起下文衆誠字。示人以求誠合一之方也。擇善固執。正是求誠工夫。卽豫之實際。必到明強地位。則達德全而達道九經貫之矣。如此方完得立字之意。此一句直貫到章末。意謂欲達德達道九經之立。必先立乎誠也。誠立則德道

經三者皆立矣。蓋天下之事理。皆一貫之道也。人之日事於外而不致誠於內者。其亦容有能立者歟。而吾未之覩也。

## 凡事豫則立試說明之

敏 悟

大矣哉。豫之力誠有不可思議者。天下萬事以之而成。捨之而敗。中庸云豫則立不豫則廢。今舉豫則立之說以明之。豫也者。先之謂也。而立則收效於後。大學言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是所謂豫也。國治而后天下平則立矣。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是所謂豫也。家齊而后國治則立矣。推之修身正心以至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無非豫也。知致而意誠則立矣。故云萬事以之而成也。中庸言在下位不獲乎上者。是不豫也。民不可得而治。斯不立矣。不信乎朋友者。是不豫也。不獲乎上。斯不立矣。推之不明乎善者。是不豫也。不誠乎身。斯不立矣。故云萬事捨之而敗也。知不豫則廢。是凡事不可不豫也。豫之力何如是之大哉。誠能以豫爲之。推本而積於始。則其末其終未有不立者。夫物有本末。事有終始。必先本而後末。先始而後終。則事事足以有成。而無不立矣。豫者先也。所先者何。即先其本先其始之



說也是以云豫則立也一事如此而事事亦如此是以云凡事也

## 凡事豫則立試說明之

行 寬

凡所謂事者。皆有其立之之道。然當豫以圖之。若不豫則終莫能立也。行事不豫則失其所以爲行。說事不豫則失其所以爲說。謀事不豫則失其所以爲謀。凡事皆有此三者。若不籌之於豫。則凡事終莫能立也。天下之事。不外乎物知意身心家國天下。天下之豫圖其事者。亦不外格致誠正修齊治平。若無先格先致先誠先正先修先齊先治先平之功。則物知意心身家國天下之事。終莫能立也。蓋天地生人。各有其事。事皆當立。若不立即失其所以爲人。若凡事豫圖之。而尚不立。非人之過。乃天爲之也。若凡事不豫。而欲其能立。此必無之理。非天爲之。乃人之責。有未盡也。如孔子言良農能稼而不能爲穡。良工能巧而不能爲順。是爲農工而必稼必巧。穡順不穡順。亦非農工之過也。孔孟生雖不遇時。而必救世救人。著書傳後。此即凡人爲事必先豫之大法也。統而言之。凡爲事必豫。即是凡爲人必先率性。若不率性。即大失其所以爲人也。詩云鳶飛戾天。魚躍于淵。鳶魚本物也。尚能知率其性。况

人爲萬物之靈。若不知率性。卽大失其所以爲人。不但失其爲人。反不如禽獸矣。是故凡事必豫。凡性必率。天下之事。莫大於性。天下之豫。莫大於率。此豫之義也。

### 凡事豫則立。試說明之

道 樹

事之立不立。必視其本之固與否。立事之本。豫而已矣。所謂豫者。事之本始也。所謂立者。豫之成功也。凡達道達德九經信友順親誠身明善之事。其所以行之者。必以豫爲先。豫卽修身也。修身不外乎誠。達道等事。要皆以誠爲豫。天下之事。皆當以誠爲之也。事非誠則不立。故孔子以事豫則立。不豫則廢。對哀公。此卽所以示誠之道也。治國安民之事。雖在外。然必由內求之。以及於外。下文以言事行道四者釋豫之義。此四者唯道爲重。道乃性中之用。言行事皆道中之一端耳。又以在下位者推出誠身明善。是豫之本意。謂在下必得民而治。以獲乎上。下以誠身得民爲豫。以爲獲上立事之本。則位安而行其志矣。此所謂事豫則立也。凡天下之人。無論智愚強柔。果能以誠行事。事未有不成立者。若不以誠而行。不唯事不能立。雖智強亦變爲愚柔。果能以誠而行。不特事屬我立。卽愚柔亦化爲智強矣。誠者

論聖凡在我

靈 悟

天下之事多矣。未有不由己者。善者己善也。極其善則爲堯舜禹湯。惡者己惡也。極其惡則爲桀紂幽厲。前無推者。欲聖則聖。後無挽者。欲凡則凡。世人果明此理。則證涅槃墮地獄。無不由己也。所謂聖凡在我。而由人乎哉。蓋以萬物皆備於我。無庸他求。我欲爲諸佛。是亦諸佛而已矣。我欲爲衆生。是亦衆生而已矣。佛與衆生。非有能限之者。全在寸心轉變。迷悟之間耳。吾人涉身處世。當求內德。勿圖外名。根深者實茂。體大者用宏。積於中者發於外。實之至者。名自歸矣。人當盡其在我。我之事業。非一端。使我所行所爲。皆出乎正。一舉一動。皆合乎禮。則不期聖而自聖矣。使我現貪瞋癡。造殺盜淫。好言人非。以揚己是。則不凡而自凡矣。所以古德云。但向己求。莫從他覓。又曰。凡事不能專以責人。而尤應反思以責己。當於自心所起之念。辨其是善是惡。是染是淨。則聖凡由此分矣。如孔孟之爲聖賢。出乎其萃。拔乎其類。作一代之正宗。振千秋之木鐸。在彼之意。祇自完其性分。夫豈望人稱頌不已而言。

萬世師表也哉。然而後世之人，無不仰其聖矣。又如桀紂之爲暴虐，亡身滅祀，失國喪邦，逞一時之妄念，遭萬劫之禍殃，在彼之意，祇圖眼前快樂，夫豈欲人詆訶不已而遺臭萬年也哉。然而後世之人，無不鄙其凡矣。聖凡在我，亦在夫吾之慎重從事而已。

### 兒寬帶經論

淨朗

士君子爲學，須知六經爲古聖先賢治世之大法。非僅爲梯階名利之器也。兒寬貧而好學，爲人傭賃，行常帶經，止息輒誦而讀之。蓋其於六經之義，已薰炙久矣。逮其爲御史也，終身無所諫，豈無可諫之事，與抑有可諫之事，而弗諫與？非吾所能知也。如無可諫之事，則無論矣。如有可諫之事，而弗諫之，是謂曠職。非士君子所當爲也。然縱無可諫之事，亦當大展經綸，使其君爲堯舜之君，使其民爲堯舜之民，然後方不負帶經之初志。寬豈其然哉。然寬雖未能然，亦可謂知六經爲古聖先賢治世之大法矣。較之後世廢經蔑孔者，不猶愈乎。

### 兒寬帶經論

雲庵

名苦讀者孫敬懸梁車允囊螢孫康映雪漢時朱買臣負薪而讀戰國時刺股讀書者則有蘇秦隋時挂角讀書者則有李密後皆享名顯世聲揚千古者也既而又讀史記儒林傳而知兒寬常帶經讀亦享大名於當世予聞之而嘆謂世之人皆能享大名顯當世揚千古然有所不能者非不能也是不學也人能有王佐之才即在平力學與否故富戶孺子若不學不爲富矣貧戶孺子能學即富矣蓋富之孺子不學者是誰之過歟不責長者而責孺子可乎是應責長者之不教以學也富者不過爲富能學乃真富也學富即可享名顯世兒寬之富非由學而得哉此與孫康孫敬車允朱買臣李密蘇秦由貧學而顯名得富者何以異兒寬位至三公由勤苦帶經而讀乃收其效學者可不勉乎

### 論天擇物競之要義

寶興

天地有限萬物無涯以有限之天地容無涯之萬物其勢不得不出於爭此物競之所由興也強優者存弱劣者亡一得一失若有主宰於其間者此天擇之所以行也物與物競物之用也天定存亡天之用也皆必有其所以爲用者天演爲之體焉物之競也非物能競

必有其所以爲競者。勝敗爲之驅焉。天之擇也。非天能擇。善惡爲之決焉。此天行與人治。所以同歸於天演也。蓋物之競也。當勝必勝。當敗必敗。當敗而勝者。雖勝猶敗。是雖暫勝。乃所以增其敗也。當勝而敗者。即敗即勝。是雖暫敗。乃所以增其勝也。操此勝敗之大權者。是天擇也。天即理也。善者必勝。惡者必敗。此理之所當然也。而理本洞虛。無足以證強歸之天言。天擇者。實天理爲之擇也。世界進化愈烈。則萬物愈精巧。物競之力亦愈大。而天擇之用亦愈顯。由上古一變而爲中古。再變而爲近代。又變而至於現代。其間物競之烈爲何如乎。茹毛飲血。穴居野處。與木石居。與鹿豕遊。人幾無別於禽獸矣。既而著衣服。處房屋。知熟食。物競之功也。結繩記事。制文字。刻竹簡。造紙張。文化之競爭也。由肉搏而弓箭。而鎗礮。戰爭器之競爭也。由跋涉而舟車。而火車。而火輪。而飛機。運輸器之競爭也。其他物質之競進。指不勝屈。皆物競也。鼎新革舊。前敗後興。皆天擇也。物之所以競。由天定其存亡。天之所以擇。緣物辨其善惡。善者當存。惡者當亡。此代興變遷而不可已者。理之所當然也。桀暴而商興。紂虐而周代。漢革秦之不仁。晉平三國之亂。乃至元明易主。清革明命。彼仆此起。相爲存亡。皆物

競也。皆宰其得失者。皆天擇也。皆理之所當然也。凡事果由天定。因在物成。天固可以勝物。而物臻於善。亦未嘗不可以移天。此則天與物之競爭也。而人之任天爲治。以放棄物競者。其亦不思而已。中庸謂天地化育萬物。尤必賴人以參贊之。而人之所以能參贊天地化育萬物者。又在人之能自盡其性焉。必盡人性而後可以合天。與物必自競而後可以邀天擇之旨。歧途而同歸矣。英人赫胥黎洞澈斯旨。故作天演論。詳明天擇物競之爲用。以匡斯賓塞爾任天爲治之流弊。其識誠偉矣哉。

## 論天擇物競之要義

行 寬

天擇物競者。總天下萬物而爲言者也。凡所謂動植之物。皆屬於此。天之所以謂天。本無四肢之作用。亦無眼耳之視聽。如何能擇其所。以能擇者。皆無形也。物之所以爲物。各安其所。如何可爭。在動物有血氣。固能爭。而植物無血氣。又何能爭。然植物所以能爭者。各有自性也。自性卽我。我謂主宰。有主宰而必能爭。是故無論動植之物。皆有競爭之能也。而物競雖能爭。似屬於物之自爲。而皆屬於天擇。則又何也。蓋天擇雖無形。而無所不擇。物競以

能爭而物自獨存。存與不存。物競只爭於同類。而若屬於天爲之擇。天擇者廣。而物競者狹。天擇擇其自然。物競爭於勉強。自然者屬於天。勉強者屬於物。物皆以天爲本也。假令天能產物。而物不能自持。則天擇無權矣。即物能自持。而天之生機或息。物不爲天所產。故云。何競。故天擇物競之說出。而不能不相資爲用焉。天之所以能擇物之所以能爭。一爭一擇。而相生相養之道出焉。生養之道出。而天下萬物成。天下萬物成。而互相爭鬥起。一物與物物爭。或存或亡。而其效則歸於天演。雖有生養之道。存亡之爭。皆言其用也。而種性從無始至無終。亦無變遷也。由此之說。天不變而擇不變。物雖變而競亦不變。是天必有擇之性。是物必有爭之性。擇與爭。皆經常之理也。天與物。皆循環之道也。由循環而歸於經常。是則所謂天擇物競之說也。

## 論天擇物競之要義

道 樹

西邦有赫胥黎氏者。著天演論一書。其書文廣而義深。要歸則以天擇物競二義爲綜

萬類之本源。蓋赫氏之倡是說也。由人於物何以如此相待相接。以西國名之曰天擇物競



以我國名之曰天理人情。天擇者擇其物之所以競。物競者競其天之所當擇。觀夫天之所以有擇也。由於物之有競耳。物之所以有競也。亦若天之有擇耳。天無物競。即無所謂擇。物無天擇。即無所謂競。其能存者天必以擇之。其必亡者天即以去之。是之謂天擇也。天雖擇實由於人之所行。而復歸於人。如人之善惡。其善者必賞之。其惡者必罰之。以人視之。則曰天擇。以理論之。天人物各具性分中所固有之至誠。天本無擇與否。物本無競與否。物以天擇而顯其體。天以物競而顯其用。二者相資而不相離也。

### 論天擇物競之要義

理 妙

吾讀赫胥黎所著之天演論。中有天擇物競二義。心甚悅焉。今略述其要義於後。蓋赫氏之著斯論。旨在救斯賓塞爾任天爲治之末流。其論與吾國古時人治之法甚合。且於自強保種之事。尤三致意焉。以爲天不可獨任。猶杖人治爲獨尊。何以謂之天擇物競。蓋天演爲體。天擇物競二者爲用。萬物莫不然。而於有生之類尤著。物競者物爭自存也。以一物與物物爭。或存或亡。而其效則歸於天擇。天擇者。物爭而獨存。必有其所以存之理。所以存之

理者何。卽自強保種人治之理是也。欲自強保種。必先合羣。合羣者所以平羣以內之物競。以敵羣外之天行也。欲平羣內之物競。須得國家統一。政治修明。國內無有戰爭。使上下和睦。必須如是。方能自強。但能自強。亦不能保種。尤須敵羣以外之天行。不使外人侵凌。如是方能自強保種。如是方能合羣。如是方能以人持天。乃能獨立天地間而不滅。自外觀之。若是天擇。天雖擇實莫之擇。猶物競之無爭。而實天下之至爭。因此理故。所以能推古今國家之興衰。此論與吾國大學修齊治平之理相同。由自勝勝人。赫胥黎言天擇者。蓋重人治而輕天行。知吾國聖哲之理矣。

### 爲善獲報說

淨朗

善有定而報不定。非眞無定也。時有遲速耳。試證之於經。優婆塞戒經云。佛告善生長者。善男子。衆生造業。有其四種。一者現報。今身作極善惡業。卽今身受之。二者生報。今身造業。次後身受。三者後報。今身造業。次後未受。或更第二生第三生已去受者。四者無報。猶無記等業是。此種業報。復有四種。一時定報不定。現生後。三時決定不改。由業有可轉。故報不

定。二報定時不定。由業力定報不可改。然時有可轉。故時不定。三時報俱定。由業定故。感時有定。四時報俱不定。由業不決定故。時報亦不決定也。此時不定而報有先後義也。爲善有十身、三口、四意、三、是也。身三者何。不殺生、不偷盜、不邪淫。是。口四者何。不妄語、不綺語、不兩舌、不惡口。是。意三者何。不貪、不瞋、不癡。是。反之則爲十惡。而十善惡中。又有上中下三品不同。故獲報亦有異。造上品十善者則生天道。造中品十善則生人道。造下品十善則生修羅道。造上品十惡獲地獄報。造中品十惡獲餓鬼報。造下品十惡獲畜生報。此爲惡必獲報義也。知惡業之必報。則知善業亦決無不獲報之理。人何憚而不爲善哉。然在爲善者正不期其報也。有望報之心。則爲善不誠。獲之亡者。乃自然而得。非強求也。今之青年者流。或譏爲化愚不化智。或譏爲訛謬無其事。是皆俱非之言。不知因果報應真諦者也。諺云。盲者不可以與觀色。聾者不可以與聽聲。殆其然乎。

## 爲善獲報說

道 樹

凡人之行事。不外三種。曰善。曰惡。曰不善不惡。而善又約有其十焉。所謂身三口四意

三是也。身三者謂不殺不盜不淫。口四者謂不兩舌惡口妄言綺語。意三者不貪不恚不癡。以此十端。可將人事之善者概括盡之矣。報者果報。何謂果報。因而酬之之義也。所謂爲善獲報者。即因果之說也。是說也。他學多未言及。惟釋儒兩家言之。今畧引數說以明其義。易云積善之家必有余慶。積不善之家必有余殃。驟觀之。此似就一世之因果而說。所謂爲善因必獲善之果報。爲惡因必獲惡之果報。細察之。是說殊未盡然。何則。其言積善明知其非一事之善。推而廣之。又非一世之善。否則何積之可言耶。積善既爾。積不善亦然。此其一也。其言餘慶。謂積善者必有余慶。餘者多也。非確定之義。若據一世之說。言積善之家者必有慶。然而世之積善者。往往亦有非慶者。積不善又往往亦有慶者。此必不通之論。且何餘之可言耶。餘慶既爾。餘殃亦然。此其二也。再以其言統而觀之。推說者之意。蓋勉人爲善。除不善。而以慶殃二字誘之警之。其意非盡在因果上着眼。此其三也。書伊訓云。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此說蓋據一世之因果。而非上所云云。此其四也。據此四義。積善之說。實通乎三世。豈一世之說所能囿限。而積餘二字。又斟酌得其妙焉。若曰易所云云。是循環之

道盛極則衰衰極則盛迴然與釋氏因果輪迴之說不侔。是非眞明乎易者。卽非眞知釋氏之說者也。釋典談因果輪迴者廣矣。有所謂現報生報後報者。此三世因果之說。同乎易所云云之義也。當知輪迴之說。非循環之道。乃業識所招感。所謂業者。卽上曰善惡等。識者曰八識。八識被業力之所牽引。業有善惡等差。而識因之有六道殊途。又深同乎易所云云也。古德有云。欲知先世因。今生受者是。欲知來世因。今生作者是。所謂種瓜得瓜。種豆得豆是也。此據一世因果而言。同乎書伊訓所云云也。又非循環之道。若曰循環者。則種瓜者亦可得豆。種豆者亦可得瓜。不種而收。世所必無。是知種瓜者不可得豆。種豆者不可得瓜。以其所種者異也。言因果是循環之道者。何其誣耶。再引論之言因果者。以明其眞義焉。成唯識云。因果等言。皆假施設。觀現在法。有引後用。假立當果。對說現因。觀現在法。有酬前相。假立會因。對說現果。以是觀之。何嘗有實因實果之可言。按論意據三世因果而說。又同乎易所云云也。推論之意而廣言之。吾人之心。念念生而念念滅。此念念生滅之因果也。剎那生而剎那滅。此剎那生滅之因果也。或曰此循環之道也。予曰非也。所以者何。言念念生滅者。謂

前念滅而後念生。生已即滅。滅已即生。念念不住。而生滅亦不住。非生極而滅。滅極而生。雖是循環。却非循環。或云盛極則衰。衰極則盛。循環之謂。念念既爾。剎那亦然。依上所引數端。即知爲善獲報之說。確是輪迴之義。非盡因果之理。尤非循環之道。此釋儒之所同言。非一人之私論也。愚恐人未盡明斯義。故因爲善獲報之說。而論及因果輪迴循環三端之異。同以釋世人之惑。而破其疑網。且以所云而求折衷焉。

### 爲善獲報說

正定

爲善獲報之說。其理兼通乎釋儒之道。非有稍異也。今就其明且顯者而言之。爲善者人所宜盡。本分事也。然能盡其善。卽望大福。一遇逆境。便謂作善獲殃。無有因果。彼茲退恨初心。反謗佛法之說。無驗。是豈知報通三世。轉變由心之奧旨乎。報通三世者。現生作善作惡。現生獲善獲殃。謂之現報。今生作善作惡。來生獲福獲殃。謂之生報。多生獲福獲殃。謂之後報。書伊訓云。爲善降之百祥。爲不善降之百殃。此就一世之因果言之也。易云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此就三世因果言之也。因果之說。屢見于經。所以感發人

之善心。而使之皆化於善也。爲善得善報。爲不善得不善之報。遂不信因果之說。而因果之說。而因果之義。詳見于佛經者多矣。蓋由一心生萬法。萬法歸於一心。其理至精深微妙。而禍福吉凶。特其淺焉者耳。古聖以陰陽吉凶盈虛消長之理垂教。實與佛說因果之理悉合。然則易言積善之家云云。此專就吉凶以明因果者也。且爲善爲惡者。皆由于一念之所思而起之。夫善必先知之。不善必先知之。故爲善獲報之說。乃儒釋之所同言。備見聖經。非吾人之所能強辯而改移。此千古不磨之定理也。余未深探大易之道。不敢妄作欺人誣人之言。僅就所知者一道。非足以爲法也。

## 爲善獲報說

慧禪

夫人之性。視之無形。聽之無聲。嗅之無味。渾渾然一太極。初無所謂善惡之分也。又豈有獲報之說哉。其所以有善惡之分而言獲報者。皆由一念之刹那。熏習自爲。非天之所以能降也。此實勉人爲善之意。而歆動之。蓋凡夫之所以爲凡夫。外道之所以爲外道。其所以不覺三界茫茫之苦海。燄燄之火宅。皆因無明煩惱所障。而身口意三業。不能清淨。遂起種種

之惡念。謗三寶。或謗因謗果。謗儒謗道。親等。無善不謗。無惡不存。良心喪盡。墮入地獄。千萬億劫不能解脫。可不悲哉。此爲惡必獲報之說也。聖賢則不然。一念能覺。率性而行道。轉無明煩惱而爲智也。三業無往而不清淨。此皆發乎自然之道也。於是逍遙自在。而得解脫。其所以得善報者。亦自爲之也。蓋善惡報皆由自心所造。非天之所能分也。經云。萬法皆由人心造。所以善惡之分。由自心造。非他所能強勉也。由此觀之。善惡之報。生死亦大矣。易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善惡之報。何能隱哉。桀紂背覺。合塵。任其惡性而行之。故至大於惡。堯舜一念能覺。時時率其性而行之。故至於大善。此善惡之報。何不由吾輩性分中一念之異耶。蓋天之所以降報者。有善惡之殊。由吾輩一念之善惡。隨之而昇。也。天何嘗私心哉。故凡善惡之報。隨其所習。而倡爲爲善獲報之說。正所以勉人爲善也。

## 論風俗之所由成

聖慶

風俗之美惡。奚由而成乎。成於一二人之心之所好。令衆效之而已。夫一二人之心。奚啻千萬人之心。故風俗之成。其端雖微。而其終則莫之能禦。古今皆然也。堯舜出而風俗美。



桀紂出而風俗惡。伊尹相湯而天下以王。管仲相桓公而天下以霸。房杜相唐。秦潘相宋。天下之盛衰繫焉。孔孟左莊馬班劉揚韓李歐蘇程朱陸王以及方劉姚曾張吳馬氏諸家出。六藝成而文學降。又經歷代諸儒傳遞其道。至今未絕。道之興否。卽天下盛衰存亡之機也。由今追古。歷代之聖哲君佐。以及世之盛衰存亡。與其政教之美惡。由近世以上溯孔孟之聖哲。與唐宋三代之君佐。以及歷代天下之盛衰存亡。是皆以政教之美惡。而成風俗之美惡者也。雖然。古今風俗之成。成於政教。而其端。蓋皆由於一二人之心之所好。一二人者。聖哲君佐是也。故曰君子之德風也。小人之德草也。草上之風必偃。堯舜率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桀紂率所下以暴而民從之。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乃愈信風俗之美惡。成於一二人之心之所好。令衆人效之。尤信政教之美惡。關於風俗之親且切。夫風俗之所由成也。蓋如此。今天下反道敗德。亂倫悖理者。觸目皆是。風俗日頹。而歷代聖哲君佐之大經大法。與六藝之道。皆磨滅殆盡。自此以往。而世變乃愈不知其所終極矣。悲夫。

## 論求佛教劫當發誠懇心

行 寬

一切災劫。皆是衆生共業之所感而成。欲救災劫者。當先拔業力。欲拔業力。當先增福。慧。福。慧。其。誰。能。增。惟。佛。能。增。也。不。然。佛。本。是。平。等。大。覺。對。於。十。方。三。世。一。切。衆。生。皆。平。等。觀。無。高。無。下。無。貴。無。賤。無。善。無。惡。無。劫。與。不。劫。凡。衆。生。中。分。高。下。貴。賤。善。惡。而。有。災。劫。之。事。者。皆。衆。生。自。爲。之。也。非。佛。分。高。下。貴。賤。善。惡。而。災。劫。之。也。欲。增。福。拔。業。而。救。劫。皆。還。於。自。心。非。求。佛。增。福。不。能。拔。業。以。救。劫。也。欲。求。自。心。心。卽。是。佛。心。非。有。佛。實。在。心。之。誠。懇。與。否。爲。斷。心。不。誠。懇。心。卽。無。佛。心。若。誠。懇。心。卽。有。佛。佛。既。在。心。增。福。拔。業。以。救。災。劫。何。難。之。有。心。中。之。佛。人。人。同。具。何。以。人。人。不。皆。成。佛。是。發。心。不。誠。懇。之。過。也。是。於。心。外。求。佛。也。欲。增。福。拔。業。救。劫。非。求。佛。不。可。欲。求。佛。必。先。求。心。心。非。誠。懇。不。能。求。也。若。救。劫。不。求。佛。卽。失。其。所。以。爲。救。若。求。佛。不。發。心。卽。失。其。所。以。爲。求。若。發。心。不。誠。懇。卽。失。其。所。以。爲。心。雖。發。之。亦。無。濟。也。此。求。佛。救。劫。所。以。當。發。誠。懇。心。也。

## 論求佛救劫當發誠懇心

慧禪

愚矣哉衆生也。居於五濁惡世。而不知其濁。沈淪苦海。而不知其苦。其所以不知濁不

知苦者。皆因無明煩惱障蔽。妄想執著。使之然也。夫妙明之佛智佛性。本屬平等。諸佛未有一毫之或增。衆生未有一毫之或減。所以心佛衆生三無差別者此也。差別既無。何以佛明大自在。衆生猶沈淪苦海耶。蓋生佛體同。而實以衆生一念之心之清淨與否爲斷。頌曰。境隨心轉。豈不然哉。衆生之沈淪也。自召其沈淪。衆生之不自在。自召其不自在。故無差別中而有差別矣。若非妄想執著。迷於佛智佛性。何由至於此極哉。故大覺世尊怒然憫之。視衆生不成佛。猶己之不成佛。視衆生之沈淪。猶己之沈淪。故發四弘誓願。而挽回衆生本來之佛性。衆生之與佛性。何所異哉。蓋身心清淨。則一切悉現清淨矣。昔瑯琊覺禪師問云。清淨本然。云何忽生山河大地。答云。清淨本然。云何忽生山河大地。禪師大悟。蓋衆生本具清淨之心。山河大地亦屬清淨之相。此清淨之相。即清淨之心之所現。衆生之心清淨。而世界猶不清淨者。吾未之前聞也。方今風雨飄沙之世。彼龍蛇互相爭奪。以致國家不安。世界不平。實由衆生之心不清淨。有以使之然耳。歸諸清淨之一念。則劫運無由起也。若衆生皆以佛心爲心。誠懇求佛如大覺世尊。能挽回衆生之苦。又安有千萬億劫也哉。吾輩求佛教劫。應

誠心以求之也。此即我佛救世第一法門也。

## 人當立志說

俊 蔭

人生兩大之間。有一分精神。必有一分作用。有一分志氣。必有一分人格。蓋精神可以激發其志氣。而志氣又可以鼓舞其精神。無精神則失其作用。無志氣則喪失人格。是以志氣喪則爲自暴。人格失則爲自棄。自暴自棄。將何以立於天壤間哉。故人當立志焉。夫志者。心之所向之謂。視之無色。聽之無聲。嗅之無臭味。而不可求諸跡象之間。及其立也。至大至剛。充塞乎天地。貫澈乎古今。父母不能阻。師友不能撓。雖三軍之勇。亦弗能奪。而况其不如三軍之勇者乎。吾人誠能具不可動拔之氣概。欲超人之精神。即爲修齊治平之基礎。且爲聖賢豪俊之本源。如是。方可爲完全之人格焉。試觀昔之羲農。由畫卦嘗藥。而文化啟。堯舜由平章協和。而萬邦甯。湯武戡亂除暴。而天人應。周公制禮作樂。而四海太平。即至哥倫布之覓新地。班超投筆封定遠侯。此皆往代聖哲之人也。然究其所以能若是者。志而已矣。至於忠孝節義。與夫堅貞之士。受封樹表。以垂千秋。至今不朽者。尤罄竹難書。是知欲爲完全

以不合而相爭者，皆由不義也。欲使合群，必先施義。以自義而引人人，本有之良，互相施義，互相得義，羣焉有不合者哉？吾讀赫胥黎氏天演論云：合羣者，所以平羣以內之物競，即敵羣以外之天行。雖有平敵之說，皆以義爲完善也。如漢時與匈奴之戰爭，亦不過一時之利害，而未究匈奴之終始也。遂至於今，亦是本國與本國戰，此處與彼處爭，而未合其羣者，何也由本性中妄念互起而未施其義也。欲以義合羣，非常人之所能，必使一二人本性中所含之良，以義感動爲天下倡，則能合羣矣。自古至今，合羣離羣，皆於一二人之心所向而已。一二人之心向合則群合，一二人之心向離則羣離，皆始乎微而終乎不可禦者也。由此觀之，欲合羣必先有一二人之好義，倡于天下，則衆人之良皆與之赴義，群內之物競自然能平。羣外之天行，即自然而敵，此以義而合羣爲立國之大本也。

## 合羣說

慧 禪

赫胥黎著有天演論一書，內及合羣之說，其意甚美。辭曰：合羣者，所以平羣以內之物競，即所以敵羣以外之天行。余竊服膺其說，而推衍之，以質諸世之未明合羣之真義者，夫

人之生也。原有中外之異。而種族又有種種之殊。况今人事日新。交接日繁。因之而好惡不同。爭機即由此紛起。於其本國本種族之內。不有以平靜之。則不能動其相親相愛之心。激其一本之念。而羣無由合矣。又其本國本種族以外。不有以敵制之。則不免亡國滅種之虞。如是雖欲合羣而羣亦無由合矣。是以欲合羣者。必先平其羣內之物競。以防其亂。後則敵羣以外之天行。以遏其患。亂防而患遏。庶得合羣本末之道矣。平羣內之物競。是合羣之本也。敵羣外之天行。是合羣之末也。無其本則不能善其末。無其末則不能固其本。本末俱則國強而種續。不然。徒有其本。縱合一時之羣。而非永久之策。若無本而其末必不能獨存。故天行物競同歸天演。天演者合羣之道也。益知善言合羣者。赫胥黎其人也。

## 合羣說

光明

古今萬國之盛衰。種族之興亡。視乎其內之合羣與否。國盛而種興。合羣之效也。國亡而種滅。失羣之害也。然則合羣與國家種族之盛衰興亡。其關係之密切。何其重歟。雖然。合羣之道。又在辨其君子小人而已。君子之合羣也。所守者道義。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節。以

之修身。同道相助。以事其國。同心共濟。終始如一。此君子之合羣也。小人則弗然。所見者利祿。所貪者財貨。當其同利時也。暫合以爲羣。其見利也。則爭先矣。利盡則交疎。甚者互相賊害。是以君子之合羣也真。同道相助。以事國。則國治矣。天下亦遂之而平。小人之合羣也僞。互爭互殺。則國亂矣。天下亦遂之而亂。故君子之羣可合。小人之羣弗可合矣。夫舜自爲天子。鬱臯稷契等並列於朝。而其羣也可合。故舜時天下大治。周武王之臣三千。而其羣也可合。故周用之以興。且舜之鬱臯等。周之三千臣。其人雖衆。而其心則一心。一則羣能合。故天下足以治而興。紂之臣億萬。而其心亦億萬。紂國以此亡。故合羣之道。一心爲貴。觀夫今日之中國。內則戰以殺戮。盜匪旱水以患民。外欺以條約。侮之以裁判。悲夫。以文明之中國。地勢之擴大。人民之衆多。內外如此。奈不合羣何。奈不一心何。若長此以往。亡國滅種之禍。促矣。爲今之計。國內民衆。當合之爲一羣。見之以誠。輔之以道。勉之以義。助之以力。同聲相應。同氣相求。羣策羣力。萬衆一心。團體愈固。國勢愈威。能若是則內無兵災。民無所患。國益強。益富。外人何敢欺侮我哉。故曰平羣以內之物競。即以敵羣外之天行也。合羣之功大矣。哉。

文學成績

## 衛生說

正 定

九〇

大矣哉衛生學也。防衛災害。保持生命。在能防患於未然。使疾病無隙可入耳。蓋病之來也。每出於不自覺。若不加意保衛。則疾病叢生。身必因此而弱矣。夫人生於世。學問事業之待我。以爲者無窮也。以柔弱之身體。而欲任此無窮之學問事業。豈易爲乎。此衛生之道。所以不可忽視也。吾身之飲食居處。無不事事審慎。務求潔淨。以杜意外之患。凡所以保衛一己也。吾國人民。下愚居多。僉謂死生有命。絕不致意衛生之道。每當夏春之際。疫癘盛行。斃人無算。此無他。實根於人民不知衛生。地方不能潔淨。而後鼠中其毒。傳染於蟲。故祛疫之法。正當未患預防。效西人之衣食住居。皆講究衛生而後可也。個人講究衛生固矣。尤必須注重公衆之衛生。何則。蓋個人衛生易事耳。若公衆不盡然。則其毒猶在。卽少數人不然。而其毒亦仍在。蓋毒多固足以勝少。毒少亦足以傳多。微菌鼠蟲。人目不能見。或由空間散布。或自流水傳染。彼少數人雖講究衛生。安能阻空氣之交通。障江河使不流乎。余故曰祛疫之方。尤必須講求公衆之衛生也。公衆之衛生維何。街衢清潔。路政必修。販賣食品及種



種有碍衛生之事物。政府取締之。嚴禁之。庶得衛生之道矣。

## 衛生說

慧禪

四時之際。爲衛生最要之大關鍵也。古今衛生之術多矣。而罕能得其源。是不可不慎也。夫吾人之身。自無始以來。稟陰陽二氣。和合而生。所以防衛災害。保持生命者。皆不過防其流。而未清其源也。若清其源。則所以衛吾生者。自始至終。逍遙自在。存心養性。不爲形役。則無病苦之可言。不然。萬慮紛擾。百病叢生。雖飲食起居。或能自衛。而有虧乎生人之理。卽不啻自戕其生。豈不痛哉。故衛生之理。不可不知也。知衛生之理。身有患者。其害小心。有患者。其害大。何以故。人之生也。本有清淨之妙心。無污垢之可言。因愚夫不了真心。而貪戀一切污垢之事。此心爲累。卽有礙衛生。蓋一心清淨。自能衛生。此所以清其源也。明衛生之道。在心。不在身。古之聖賢。事事能合中庸之道。是真能自衛其生也。今世不然。身雖知衛生。文繡膏粱。歡娛醉飽。殊不知能衛其身之小者。而不知衛其心之大者。蓋所以衛生之道。猶未明也。身有生滅。而心無生滅。善衛生者。必善衛其心。此衛生之真理也。吾因世之言衛生者。

知有身而不知有心。故特舉清源之說。以告人之衛生者。

## 秋雪感言

聖慶

非時之雪降。而萬物之生氣消。無情者既彫零焦枯而不能吐一言。有情者蜷身縮氣。忍凍畏寒。亦豈能幸免。夫淒涼黯淡之景。人苦其非時者多矣。而世變滄桑。猶有甚於非時之雪者。天災人禍。徧地流行。人畏其情勢必有甚於畏非時之景者。且雪之降也。遲早皆循其陰陽消長之道。偶失其時。亦不至大傷上天好生之德。而人禍之作。最有損於民生。是其無仁愛之心。縱欲所爲。始造成寒冽冰澌之象。設出而噢咻之。治國安民。豈非在上之德。而人民所厚望者歟。秋氣之中。有此嚴寒。頓改常候。殆曲禮月令篇所謂季秋行冬令者。非邪。余方對此惆悵。抑鬱無聊。深以國家多故。天時所感。亦由人事而成。爲之不釋於懷者久之。適有客冒雪而至。排闥而入。因問余曰。子胡爲愀然不樂如是耶。吾方縱覽雪景。欲同出一遊可乎。余謹謝不敏。因舉月令所載之詞以告之曰。季秋之月。鴻雁來賓。菊有黃華。霜始降。則百工休。乃命有司。曰寒氣總至。民力不堪。其皆入室古之人。其所以爲民謀者至矣。至若

氣候遷異。時改其常。則於國家之前途。有莫大之憂虞者。其曰季秋行夏令。則其國大水。冬藏殃敗。民多勦噓。行冬令。則國多盜賊。邊竟不甯。土地分裂。行春令。則煖風來至。民氣解惰。師興不居。由此觀之。氣候或愆。則爲災變。今當季秋之月。而行冬令。不特有邊竟盜賊之患。且恐有土地分裂之憂。樂云乎哉。游云乎哉。客迺遜退。斂容悵然。若失。遽巡避席。而致辭曰。嗟呼。聞子之論。始恍然於天時之與人事。相關者。乃若是之切也。吾今不敢復以時爲戲。雖然。往者不諫。來者可追。悔其前而戒其後。則天能全其好生之德。漸復其生長之機。有情與無情之望。天必有以慰之。是在人事之勉爲善而已矣。

## 說菊

雲庵

花木非一。故有萬卉之名。人衆非一。故有聖凡之別。而花木中之最精美者。其惟菊花乎。人之最尊者。其惟聖賢乎。然花雖美。亦有時歇焉。聖賢雖尊。亦有時衰焉。且花花灼灼而豐豔。人學習而能成聖賢。若不學。則聖賢難成。花不修。則易落也。夫菊非所謂花中之精美者乎。聖賢非所謂人中之最尊者乎。且菊花之開放。實可愛也。聖賢之才德。實可慕也。故聖

賢爲人中之最高。花爲百菊之精美。所以聖賢爲人人所慕。菊花爲人人所愛。夫百花皆盛於春夏。惟菊放霜於秋冬者何也。因菊爲百花中之隱君子。故與百花不同也。余觀菊之開。不覺有所感焉。感吾人終日恣意所爲。不知光陰如箭。雖享壽百年。若駒光之過隙耳。且雖恣意所爲。而爲歡幾何。故古人云。死生亦大矣。豈不痛哉。余於今日。借是題以發已平生之所感。以勉爲聖賢。嗟夫學子。其知之乎。其不知之乎。余拭目俟之。

### 論學佛宜具信心

靈悟

原夫學佛者。學佛之自覺。學佛之覺他。學佛之覺行圓滿之謂。然方便門雖多。無信心莫能入。吾輩佛子。信佛之教法。而解行之。必證佛果。最要者信心而已。所以大智度論說。佛法大海。信爲能入。又華嚴經說。信爲道元功德母。增長一切諸善法。又梵網經說。汝是當成佛。我是已成佛。常作如是信。戒物已具足。蓋吾人信有成佛之資格。信者即能達到佛果之第一步也。夫信者略有三種之區別。卽信解行是也。先信樂其法。次了解其法。依其法而修習其行。終證得其果也。所言信解者。初信之後。解之。鈍根信之。利根解之。謂之信解。所言信

行者鈍根而成聞慧利根而成思慧然自依聖法而行謂之法行信他教而行謂之信行此畧示解行之相然信之體者卽信心歡喜之謂也所以信心之體必有歡喜之相因而信心歡喜之四字歸於信樂之二字約信樂之二字歸於信之一字而已故孟子說爲學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又老子說。債驕而不可係者其惟人心乎佛說制心一處無事不辦謂之心所以三教不外信心欲入法門而學佛此爲要旨是非具足信心不可由此觀之信心爲人所不可少者也。

# 論 說

## 誦大悲神咒宜先注重兩種心

項悟源

大悲陀羅尼經觀世音菩薩說大悲咒相貌爲十種心（一）大慈悲心是（二）平等心

是。(三)無爲心是。(四)無染着心是。(五)空觀心是。(六)恭敬心是。(七)卑下心是。(八)無散亂心是。(九)無見取心是。(十)無上菩提心是。此十種心爲學佛之人所當敬謹受持。不可或缺者也。然紬繹經旨。初機學人尤當以無染着心。恭敬心。爲主。經言。誦持大悲陀羅尼心咒者。於現在生中一切所求。若不果遂者。不得爲大悲心陀羅尼也。唯除不善及不至誠。夫不善之行。全由染着而起。不至誠之過。全由慢易而生。若能無染着心。即可漸消不善。若常存恭敬心。即可以去不至誠。如是修持。必能實獲利益。所有希求。皆得果遂也。染着爲生死之本。不恭敬爲墮落之因。由無染着心。恭敬心下手。然後進修。其餘八種心。不難早同法性身也。願與學人共勉之。

### 勸人受戒持戒淺說

大家要知道。什麼叫作受戒。簡單老實說來。就是諸惡莫作。衆善奉行。蓋戒有止持作持二義。止持者。止息一切惡業。就是諸惡莫作。作持者。作爲一切善業。就是衆善奉行。由此說來。無論出家在家。無人不應受戒。所以我佛世尊。制定種種戒法。比丘戒。比丘尼戒。式叉

摩那戒沙彌戒沙彌尼戒這五種是出家人受的。優婆塞戒優婆夷戒這兩種又名五戒。又名居士戒。是在家人受的。又有一種名爲八關齋戒。一日一夜。關閉諸惡。故謂之關。過午不食。故謂之齋。又有一種名爲菩薩戒。專爲發大心求菩薩道者而設。故名菩薩戒。以上兩種出家在家共同可受者也。受戒之制。創自佛門。然與儒教理相貫通。孝經云。非先王之法。言不敢言。非先王之法。行不敢行。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即是受戒。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即是布薩羯磨。所以普天下人。無論在家出家人。人都應當受戒的。

學佛者當修三無漏學。何謂三無漏學。戒定慧是也。因戒生定。因定發慧。三學之中。戒爲第一。學菩薩者當修六波羅密。何謂六波羅密。戒波羅密。施波羅密。忍辱波羅密。精進波羅密。禪波羅密。般若波羅密是也。六波羅密。戒亦第一。可見戒爲萬法之本。入道之門。譬如人欲登高。必須用梯。人欲渡海。必須用船。戒便是登高的梯。渡海的船。修行而不受戒。好像無足之人。寸步難行。即使勉強登程。亦必半途顛跌。但是戒經深奧。戒相紛繁。佛教以經律論爲三藏。律就是戒。三藏之中。說戒的倒占了一藏。其中三千威儀。八萬細行。演說起來。窮

年積月亦不能完。書寫起來。累牘連篇。亦不能盡。現在且將大綱要目。人人所應當知道的。特爲大衆略而說之。

優婆離尊者結集律藏。名曰八十誦律。其後支派紛紜。有五百部之多。流傳中國者。只有四律五論。現在中國所通行者。爲曇無德羅漢之四分律。係南山大師所傳授。戒分四科。一曰戒法。戒法者。世尊制定戒律中一切諸法也。二曰戒體。戒體者。身受心領清淨實體也。三曰戒行。戒行者。身口意三業依戒起行也。四曰戒相。戒相者。各種戒法之種種名相也。戒相之中。有比丘二百五十戒。比丘尼三百四十八戒。此二戒者。名爲具足。具足者。一含一切。一切含一。缺一不成。故名具足。比丘戒中。分爲八聚。第一波羅夷。華言極惡。又名四棄。即殺盜淫妄。犯此四事。名爲破根本戒。罪大惡極。爲法所棄也。第二僧殘。應向僧衆懺罪以全殘命也。第三不定。罪之虛實輕重未明。須待考治也。第四尼薩耆波逸提。華言捨墮。應捨財以免墮也。第五波逸提。華言墮。應懺悔以免墮也。第六提舍尼。謂可向人懺悔之罪也。第七衆學。謂比丘應學之戒也。第八減諍。謂減息諍論也。比丘尼戒。少不定一聚。只有七聚。而根本



大戒則增加爲八沙彌沙彌尼戒相同同爲十戒前四爲殺盜淫妄第五飲酒第六塗飾香鬢第七歌舞觀聽第八坐高廣大牀第九非時食第十捉持金寶沙彌者戒學幼稚必須受具足戒方成大僧也式叉摩那其戒爲六前四殺盜淫妄第五非時食第六飲酒式叉摩那者十八歲至二十歲之學法女也優婆塞優婆夷同爲五戒殺盜淫妄以及飲酒但制邪淫不制正淫優婆塞優婆夷者華言近事男近事女即在家男女居士也八關齋戒前四爲殺盜淫妄第五飲酒第六塗飾香鬢第七歌舞觀聽第八眠坐高廣大牀第九非時食前八名戒第九爲齋各種戒法盡壽爲期惟有此戒一日一夜今日方受天明即滿時間雖短功德極大菩薩大戒十重四十八輕此係大乘戒法有開有遮在家出家七衆同受以上所說各種戒法皆是中國現在通行在戒海中不過一滴大抵出家僧侶能受具足最爲勝緣加受菩薩尤欽宏願在家居士能發大心受菩薩戒功德福慧實爲無上否則五戒八關均稱方便但是五戒義有廣狹若論廣義殺盜淫三不但應戒實事一有起心作意即爲犯戒妄語不但誑綺兩舌惡口凡有一切無益之語皆爲妄語八關齋戒雖止一日爲期如能常常

奉持效力尤爲闕大。以上二端不可不知。

時常末法。受戒易。持戒難。受戒者多。得戒者少。受而不持。等於未受。知法犯法。罪加一等。奉勸同叅法侶。須念出家受戒。係爲了生死而脫苦輪。切不可一經燃頂。便爲了事。又不可意圖戒牒。專在掛單。五十三天混過。便是飯碗到手。卽將戒本條文。置之腦後。因地不真。難於證果。志氣太小。非是丈夫。奉勸大心居士。亦不可徒慕虛名。濫叨戒品。一遇世緣牽扯。卽便愆罪叢生。口是心非。陰違陽奉。無論出家在家。自經受戒之後。卽須依法奉行。從今日起。永離惡法。誓不更造。勤行聖道。誓不退惰。熟讀戒本。洞明戒相。時時省察。日日羯磨。身口意三。有無犯戒。有則改之。無則加勉。如此行持。方名得戒。方爲佛子。定能紹隆佛種。圓滿菩提。

戒爲心地法門。一切名相軌儀。無非事相。若於心中不能至誠懇切。終難得戒。楞嚴經說。攝心爲戒。六祖說。心性無非自性戒。可見戒由自性。不待外求。持戒之人。務須意根清淨。如嚼氷雪中懷坦白。如懸明月。無一事不可告人。無一念不可對佛。處處行解相應。卽成佛。

亦有何難。蓋戒者在佛門爲明心見性之基礎。在儒教即正心誠意之功夫。人人當持。個個應受。貧僧業障深重。德能淺薄。惟向來皈依律宗門下。於戒法尙略知一二。今逢本寺傳戒。因緣編此淺顯俚俗之文。普勸大衆。聊當結緣。倘蒙出家在家。一齊發心。共捨愛見坑。同趨清淨海。貧僧歡喜讚歎。百叩頂禮。

弘慈退隱現明敬勸

## 持戒說

靈 悟

經曰。一切衆生。初入三寶海。以信爲本。住在佛家。以戒爲本。戒者。五戒。八戒。十戒。二百五十。乃至十重。四十八輕。戒皆是也。夫欲成就威儀。具足善法。上求菩提。下化有情。捨戒則不能達所求之願也。然如來立教。其法有三。曰戒。曰定。曰慧。戒能防身之惡見。故定能靜心安慮之散亂。故慧能簡別善惡。染淨抉擇是非。虛實斷除猶豫之疑也。非戒無以生定。非定無以生慧。此三法相資。不可缺一也。然戒是一切善法之階梯。欲成就一切善法。莫不由持戒而入。故三學之中。以戒爲首。六度之中。亦戒爲首。儒家以五常爲首。佛家不殺仁也。不偷

盜義也。不邪淫禮也。不飲酒智也。不妄語信也。此五戒。上截卽是倫理原則。下截則同儒家五常。上截在止所不當爲。下截在作所必當爲。能止所不當爲。則所作者自合於必當爲。專作所必當爲。則自能遠離於所不當爲。止所不當爲曰戒。作所必當者曰善。今因省稱。故但曰戒。具足應云五戒善法。所以五道源來。五戒爲人。十善生天。今但取在家二衆五戒而言。此戒十有九犯。何況出家沙彌十戒。比丘二百五十戒。尼三百四十八戒。及十重四十八輕戒也。今但提出五戒而論之。使學子法重而行。以要言之。所戒法戒體戒行戒相爲戒之四科。然則一切戒。盡具此四科。欲達四科。先須畧示。蓋聖人制教名法。納法成業名體。依體起用名行。爲行有儀名相。得此戒者。如暗得燈。如貧得寶。如渡海得浮囊。若能堅持不犯。決定超生死海。登涅槃岸。是行慈尊最後說法於拘尸城邊。入滅於雙林。諄諄訓誨。我滅度後。當以波羅提木叉爲汝等之師。近日百千猶不得一妙悟者。其不持戒之咎也。所以楞嚴說。縱得妙悟。終成魔業。豈非以其不持戒耶。以戒力故。不墮三途。有此浮囊。終能上岸。持戒亦爾。嘗聞念佛參禪之人。以犯戒而墮者。未聞持戒之人。以不參念而墮者。又嘗聞念佛參禪人。

不持戒。亦未聞持戒人而不叅念者。至於念佛法門。雖云帶業往生。祇許宿業。新業未許。故當隨緣消舊業。更莫造新殃。止持云。律宗如大地。諸宗如樓閣。盡解急於求戒。而獨昧於持戒。何不審之甚耶。嗚呼。戒學之不明。衆生之不幸也。

## 論生死事大

靈悟

嗚呼。百歲光陰。一彈指耳。忽生而老。忽病而死。來不知其所從。去不知其所往。時而天上。時而人間。時而驢胎。時而馬腹。或受針喉鼓腹之果。或受鐵牀銅柱之報。所以六道輪迴。升沈苦樂。如旋火輪。無暫停息。生死之事。豈不大哉。然大覺世尊。欲度衆生。以一大事因緣。出現於世。開示衆生。使皆悟入佛之知見也。大事者何。卽謂生死大事也。所以趙州四十年。不雜用心。香林四十年。打成一片。慧遠數十載。不逾虎溪。其他枕木刺股。廢寢忘餐。朝斯夕斯。念茲在茲。而未敢一時之或怠者。豈好事哉。誠以生死事大。不可不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以求了之脫之也。夫生死之來。不問貧富。不論貴賤。不分男女。不別老幼。生則竟生。而死竟死。死者不能使之生。生者不能保其不死。然死又有生。生又有死。死死生。生生死。

死死。任其循環。聽其輪轉。毫不能自主。此生死之所以爲大也。夫求樂而辭苦者。情之常也。然欲求樂而不知所以求之道。欲辭苦而不知所以辭之方。往往適得其反。且往往以苦爲樂。樂非所樂。非眞樂也。所謂眞樂者。生死已了。大事已畢。永出娑婆之土。長遊極樂之邦。不生不滅。無苦無樂。樂其所樂。方爲眞樂。故不欲辭苦求樂則已。如欲辭苦求樂。非求了脫生死不可。欲求了脫生死。非修念佛法門不可。念佛法門者何。釋迦如來之所親宣。六方諸佛之所同讚。而一切法門中甚爲希有之法門也。用力少而得益多。成功易而收效速。不經階級。直登蓮臺。不歷三祇。卽生成辦。可謂徑中之徑。妙中之妙矣。念佛之法有三。曰稱名念佛。曰觀想念佛。曰實相念佛。稱名念佛者。稱彌陀之萬德洪名。而期往生者是。觀想念佛者。觀想之相好功德。而期往生者是。實相念佛者。念佛之清淨法身。而期往生者是。此三者中。尤以稱名念佛爲最簡易故。凡修習念佛法門者。多注於此。於此而得了生脫死。離苦得樂者。不知凡幾。則凡欲辭苦而求樂者。必由念佛一門深入。爲人所不可緩者也。嗟呼。生死事大。盡人知之。而未肯一心念佛以求了之脫之者。蓋由於未明卽心卽佛。卽佛卽心之妙。

諦與夫惟心淨土自性彌陀之至理也。爲佛子者應如何承佛之業，荷佛之責，秉佛之心，宏佛之願，啟之迪之，化之導之，使其咸知念佛，咸脫生死，咸得快樂，咸歸淨土，由生死界中而悟不生不死之大事，方不負我佛之宏願矣。夫吾人心性妙如摩尼，量括萬象，體備十虛，祇因一念無明，變爲靈識，生死惑業，本無自性，喻如夢中受苦，苦在不覺耳。若能翻然起立，曷有生死苦趣哉。

## 生死說

修 證

生死之苦，孰不欲離；涅槃之樂，孰不欲證；然欲證而終不能證，欲離而終不能離，果何爲也哉？一言蔽之曰：不能自覺而已。故自覺者之所恃以離生死之苦，而證涅槃之樂者也。吾人念念自覺觀察照了，則生死不離而自離，涅槃不證而自證矣。且夫大地一切有情，視生死爲尋常之事，貿貿然生，而不知其所以生，瞽瞍然死，而不知其所以死，於四生六趣之中，忽來忽去，以致沈淪苦海，莫之或出，豈真無自覺之性乎哉？夫妙明覺性，人所同具，在凡不滅，在聖不增，既無增減之可言，又奚有生死涅槃之別。特以衆生一念在迷，不能反觀自

照妄執非我爲我，非法爲法，舉覺性全體，變爲無明業識。無端而生，無端而死，生死死死，生生死死，如旋火輪，無時或息。要之莫非一念迷謬之所致。其由覺而迷也，在此一念，其由迷而覺也，亦在此一念。古人之所以「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而必保持此一念之覺者，良有以也。語云：十界一念，謂四聖六凡，皆吾人心中一念之所現。一念與佛相應，則謂之佛；一念與菩薩相應，則謂之菩薩，不僅此也；乃至地獄、餓鬼、畜生，莫非一念之所感通。即莫非一念之所消滅。吾人念念求與諸佛相應，求與菩薩相應，又何患生死之不可離，涅槃之不可證歟？夫人生於世，若大夢然，不能勇猛精進，以求了生脫死，是處於漫漫長夜之中，而終無以自覺也。悲夫！

## 論弘經之方法

靈 悟

法華法師品云：佛滅度後，若有善男子、善女人，欲說是經，當安住三法：一者入如來室。二者著如來衣。三者坐如來座。云何入如來室？大慈悲心是。夫與一切衆生樂，謂之慈。拔一切衆生苦，謂之悲。使十法界衆生，我皆令其入無餘涅槃而滅度之。而實無有衆生得滅度。



者謂之大所以慈悲有隱覆之功。喻之如室法華譬喻品云。我亦如是。衆聖中尊。世間之父。一切衆生。皆是吾子。則知此經明父子之道。父則有樂無苦。子則有苦無樂。今大悲拔子之苦。大慈與子之樂。令使一切衆生。普皆成佛。然則末法之時代。佛弘法之人。宜入如來室。若爲利養名聞。勝他勢力而宏法者。則不拔苦與樂。而乖父子恩情。非弘佛乘之道也。是故名爲入如來室。云何著如來衣。柔和忍辱心。是夫柔與剛反。和與乖反。忍與瞋反。此三皆爲能辱之一字。則爲所能者。屬心所者。屬境。然世人對於辱境之來。往往現剛暴相。生乖戾氣。起瞋恚心。對於柔和忍三法。適得其反。如此宏經。縱使具有大悲。假令聽法者。亦爲剛暴乖戾。瞋恚之衆生。於質疑辨難中。偶一意見不合。勢必爭競互起。而說之道場。垂散矣。是故經云。四攝法。六愛語。六和敬。皆宏法利生之要旨也。又常不輕品云。自謂在威音王時。四衆之中。對於彼有惡口罵詈。乃至杖木瓦石之打擲。而彼猶高聲唱言。我不敢輕於汝等。汝等皆當作佛。是即柔和忍辱之明證也。既於極惡之時。欲弘窮善之道。必多留難。宜應忍之。何故末世多留難耶。世人云。良藥苦口。美言逆耳。是故法華法師品云。如來在世。猶多怨嫉。况

滅度後。然則末法之時代。佛弘法之人。應學佛和忍。若起瞋恨。便與佛乖。亦非弘佛之道。是故和忍名如來衣。云何坐如來座。一切法空。是何謂一切。翻譯名義云。一是普及之言。切是盡際之語。謂此二字包括殆盡也。法者軌持義。如車之有軌。可持之而行也。一切法者。瑜伽說六百六十法。大乘百法。小乘俱舍說七十五法。總之不出二種。一有爲法。二無爲法。是也。所謂虛妄分別名有爲。二取空性名無爲。然一切法空者。謂外道對一切法入無想定。是謂頑空。二乘對一切法入滅盡定。是謂偏空。菩薩雖從空入假。知空非空。而既有此空非空之行相。卽不得謂之真空。以其未入中道第一義諦也。所言一切法空者。卽十六種之一也。謂內空、外空、內外交空、大空、空空、勝義空、有爲空、無爲空、畢竟空、無際空、無散空、本性空、相空、一切法空、無性空、無性自性空。此十六空。依辨中邊論說餘經論前後多少異別。大品第一會說二十空。又第二會明十八空。又第三會中第一卷明十九空。此十六空上。加所緣空、增上空、樂無空等。當四百八十八。明十六空。名與此同也。然大品住於二法。魔不能害。一知一切法空。二不捨一切衆生。若見有衆生。不知諸法空。卽墮有邊。必爲魔所壞。若知諸法空。捨於

衆生即墮空邊亦必爲魔所壞令具此二法則遠離二邊常行中道魔不能壞若能行之堪爲後世弘法者故法華藥草喻品說究竟涅槃常寂滅相終歸於空卽知空爲諸法之體今既弘法宜識其體識體則識其用體用具足方可弘經闕此三事安可弘經耶夫說法既具此三事受持讀誦乃至四儀三業皆須安住此三事此三事若具一或二卽可爲之建設道場敷衍陳說以其皆方便法門也

詩

篇

妙峯記事詩

大明

今歲謁妙峯凡留三日同行有水芝上人李又文君金江兩居士因得快游爰題十絕紀之以誌不忘

善性油然長 仙邦迥不同  
相逢皆笑靨 都是樂融融

詩 篇

詩 篇

俗有參謁妙峯善心自長之語確乎經驗之談緣十方善信率多遠道跋涉來者瞻禮  
名山深自慶幸無不皆大歡喜也

霧氣騰騰出 前峯驟失青 孤燈寒照雨 梵韻隔垣聽

日夕四山暝合雲霧彌漫山漸失翠兀坐斗室與金江兩居士挑燈閑話時隔院經聲  
依約可聽梵音遞韻燈影搖紅境至清絕

千盞明燈火 迢迢望似龍 四山濃霧裡 隱約但聞鐘

北安河至妙峯金頂爲程四十里山路崎嶇跋涉不易沿道植燈便夜間往來香客數  
近千盞入夜山上望之碗碗如長龍時四山霧合景至幽寂只鐘聲斷續可聞耳

果遂吾儕願 天風送雨涼 宵深眠冷夢 繼續到錢唐

是日余曾笑謂金江李居士曰山居樂事莫過聽雨與賞月使今夕而雨明夕而月者  
吾儕拜賜多矣不意入夕果風繼以雨夜間勢猶甚寐不成熟而余數夢游山彷彿普

陀勝境也

一雨洗山蒼 登臨興倍長 看誰能造極 飛度大西梁

次晨霽萬山新沐蒼翠欲流水芝上人導游寺後諸峰云最高者爲大西梁登其巔可俯瞰秦城遙瞻故都因鼓勇前進數休始達天風振袂羅拜萬峰恍如置身雲漢惜金江李三居士以足弱不能從

午睡渾拋却 松根據石談 遲遲爭肯去 貪看四山嵐

日午燥甚齋罷李君倦而作午睡因共金江兩居士出寺就道旁松下大石憩坐娓娓清談竟至忘返迨晚炊呼熟始行猶屢屢回頭戀戀夕嵐而不忍去也

一笑開門望 中天月似鈎 大千銀海裏 無處着閒愁

昨宵聽雨今夕玩月山居樂事領畧遍矣是夕太空無雲冰輪獨輾萬壑千山悉浸銀海真有飄飄欲仙之概山靈有知而偏厚吾曹耶吾曹幸運而適逢其會耶誠快事矣  
梅花何處是 山竟號梅花 幻質何須問 相將一笑譁

三日之晨偕水芝上人金江兩居士游滴水巖巖去妙峯金頂十數里曰梅花山絕峻

嶠余曰茲山以梅花命名其盛產梅耶抑以形肖梅耶江居士詢之寺人則笑曰巖  
中有石鐘乳作梅花狀者因即以名山耳山也花也名也幻也非真也能不付之一笑  
耶

一滴天泉冷 陰厓覆女蘿 怪來人跡少 龍物幻形多

滴水巖境至幽僻人罕至者有寺曰天泉巖水淅瀝冬夏不絕旁有窟甚深石鐘乳凝  
結幻成龍獸等形狀余等秉炬入探半响始出

畢竟山居好 真教蜀不思 依依分別去 堅約再來時

三日一轉瞬間耳名山辭別神爲黯然江居士曰此間樂不復思歸矣余曰吾儕果有  
緣者來歲或結伴再來耳相與一笑而罷

大理上關懷古 辛亥

前臨洱水背蒼峯 要塞當年首玉龍 賸得荒城秋草滿 最關心是暮村鐘

秋遊鷄足山遇雨

壬子

極目崔嵬一翠梯 肩輿飛上白雲低 無端秋雨晚來急 漠漠輕烟石徑

迷

宿祝聖寺聞梵聲雨聲

寺在鷄足山舊名白雲菴已經傾圮現由虛雲和尚重修遂改今名

松聲泉韻夜迢迢 晚宿禪房似紫霄 一陣梵聲驚遠夢 窗前又送雨瀟瀟

瀟

訪義符和尚歸贈燈籠

戊辰義符住通縣城外三義廟善書畫

談罷歸來興味清 隔林最好是溪聲 村頭正恐迷途徑 一隻禪燈照我

行

義符設館授徒教以孔孟之學歸者甚衆因賦詩寄之

佛家原自求清淨 清淨無爲乃是僧 何憶義公說法處 全憑孔孟度群

生

詩 集

### 次貢見示讚佛詩即題其後

松谷居士楊黃東未是草

陳仲起

浮屠與易春秋合 斯論吾聞柳柳州 三語掾亦頗解事 異原時或同其

流 世儒示人以不廣 詆譏內典譬比丘 佛說人事天地鬼神不如孝設教何曾歧孔周  
愉圖五十孺子慕母病身禱祈有廖和衣假寐

忽驚覺燈光照見室暗陳莊嚴一  
軸儼示現豈伊摩詰道子手痕留 了知非想亦非夢 迫視隱滅難君求 心訝菩薩

遣問疾 復虞接引來閻浮 頓發宏願關慧力 鐘魚經卷勤薰修 君之

精誠通帝釋 母定非死乃其遊 作詩吐出肺腑語 言念明發無時休

由 心中之佛即母是 華鬢白髮同入眸 我慙下士未聞道 欲下轉語嗟無

### 棲霞讚佛

二首有序

李景莖

棲霞千佛嶺佛有殘者歲幸酉日本蓋田玉成君潛奉 觀音佛首歸國頂禮甚虔越

二年東京地震玉成四鄰灰燼所居獨完感夢令送還山遂丐其友鈴木增太郎代奉



送歸寺並施金懺悔 林壁如院長素奉佛發願足成身相告成日余幸與法筵及聞  
靈異敬賦二章以讚

攝山懸秀巖 齊梁此禪窟 鑿椎出莊嚴 化身現千佛 金剛乃有壞

肢體或殘闕 賈胡囊首歸 論事類蘇捏 用詩話唐御史蘇捏佛事 如來貴遺身 人偏喜

迎骨 矯揉事頂禮 雖敬總近褻 但辦一念誠 已足大劫脫 苦心示

靈感 衆生難棒喝 慈悲泯冤親 所爲稱菩薩

大覺至圓通 故山乃有戀 西歸失舊龜 退僧共一院 林侯善護念

拂拭香花薦 琢堅補戒體 衣械必考研 石刻衣摺悉做六朝舊樣 六朝工雕刻 今人亦雅

擅 天然壯悲憫 石紋儼皺面 心中母即佛 金身記曾見 聖侍母疾睡中驚畫軸忽幻佛像自

覺見東壁是飯佛 法筵與聽梵 獻花聊借便 念母及百回 轉經未一遍

# 代宏純禪師題周少伯千日石

月溪

詩 篇

詩 篇

千日畫一石

真假吾不知

是真原非真

是假又名石

真假吾不辯

一六

贈與禪師觀

參得真與假

禪機在其間

### 說出人無煩惱偈

月溪

國事已謝絕

家事又從了

家國事全無

因何有煩惱

### 贈信書道人朝山不可恃偈

月溪

佛在自己心

何必向外求

朝遍四名山

不過白費牛

### 題玉泉尋夢圖

師潤

夢裏能尋夙世因

大根苦行證前身

樂天勝服無憂散

靜坐常留不老

春花木園亭容嘯傲

鬚眉冰雪見精神

更將爲國儲才意

手輯嘉言

裕後昆

佛佛壺公別有天

披圖頓悟再生緣

隔溪山色浮金塔

古寺鐘聲吼玉

象 披老時佛公象前

放翁真作地行仙

布施善本垂家範

萬印流傳

陸鈞川

陸鈞川

# 題玉泉尋夢圖

孫繩方

丹青尺幅一傳神。鐵塔稜金證往因。舊地重遊符夢境。高僧夙世悟前身。靈光妙覺涵真諦。佛說多生轉法輪。樂善好施增福報。名言刊布啟迷津。

## 玉泉尋夢圖記

佛氏以廣大智慧。能照見一切衆生之宿命。證過去現在未來三世因果。故楞嚴經曰。當知一切從無始來。生死相續。列子天瑞篇曰。死之與生。一往一返。故死於是者。安知不生於彼乎。吾人入此五濁世界。爲罪垢所結縛。未能乘法身。渡生死海。登涅槃岸。則莫不於三界六道中。生生死死。迭相流傳。特其中善惡因果。各各不同。所謂欲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欲知後世果。今生作者是也。博稽往籍。士大夫之爲苦行頭陀後身。如顏魯公蘇東坡輩。不勝枚舉。是佛氏輪迴之說。信而有徵也。予性素崇佛。幼時聞人誦佛經。輒踴躍現喜色。稍長尤喜

講內典。祇以人事紛紜。四方奔走。未得淨以研究。而數十年來。凡遇拯災卹貧。一切慈善之舉。無不急起勇爲。盡力贊助。非敢云樂善也。而從善之性。一若有生。即具。時流露於不自覺者。殆亦我佛慈悲之一念。雖歷世而尙未泯歟。因憶予於前清同治十年。辛未正月元夜。偶在書室假寐。恍惚間至一廳事。堂皇華貴。不覺拜起。見居中上座者。頰面長髻。衣綠袍。左右侍立者各三。均衣青袍。上座正立。詔予約數十語。多不記憶。大概均誠勉意。惟最後二語。爲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則甚了了於心。退至側院。賜食一器。狀類白芋。味甚甘美。旋有二人。導入一室。所見牀帷几案。宛然舊物。似曾棲息之所。復導出遊。至大門。見一石坊。因問何所。導者曰。此鐵塔稜金寺也。遙指隔溪。鐵塔高聳凌霄。旁有一樓。巍然對峙。景極幽雅。遂緣溪行。過小橋。見有亭閣翼然。復問此屬何地。曰。在武漢以上山側。有一大帝廟。左右有白石額。篆文作藍色。其右額曰。閒耕方欲左顧。豁然頓寤。心竊異之。因默誌其事。然不知鐵塔稜金寺。究在何處也。光緒十年甲申。有漢皋之遊。友人王藥樵。以明聖經一部見贈。見序文云。玉泉寺。又名鐵塔稜金寺。始知卽關帝顯聖之玉泉山寺。但又不知地屬何縣也。二十七年辛

丑因公赴蜀道出宜昌有招商輪船局舊友金雅泉招飲席間偶述距宜百二十里有當陽玉泉山風景絕佳足資遊覽因觸前夢亟思一遊雅泉適感小疾不克往倩局友蔡雨生胡文起伴之偕行至則山中景物歷歷與夢境無異惟塔旁未見有樓山側亦無大帝廟而石坊已爲塼砌入寺殿祀關帝旁列諸神一如夢中所見住持僧植禪出迓因以樓與廟詢之據云舊有宋仁宗母劉太后梳粧樓燬於火久矣廟在何處則不能對寺尙有八十五歲之五代退居僧在復詢以廟址謂昔有是廟後遭粵匪兵燹無復存矣因以所夢告退居僧導至一室曰此即前師大根和尚卓錫處舉視室中一几一榻無不與夢吻合叩以大根圓寂年月亦與予所生年月相符因悟予爲大根僧轉生爰刊一大根和尚是前身小印以誌前因今春晤周君養菴於都門談及前夢周君存有玉泉山志借而觀之志有大根禪師傳曰大根禪師名隆偉少齒出家十方高僧莫不徧訪後中法空長老一毒於道光廿一年毒氣傾發聲噪三洲大演般若宏通昆尼道行孤高利益四象二十九年至京師龍泉寺寄錫王公大臣常迎問法後於本寺證寂曰往來多少事今日一也無未訖吻口而逝帝釋拈香金

詩 篇

110

盆沐浴塔於寺右大山麓云云。則又知大根和尚。爲有道之苦行頭陀也。龍泉寺在宣南陶然亭西北隅。十四年秋徐君雪桐自龍沙來。偕往訪之。摩挲碑碣。知爲元代勅建古剎。前清道光廿一年重修。攷其時代。大根之寄錫。當在重修後八年。蓋香火之盛極時云云。嗚呼。予今七十有四矣。今生墮落。迷昧六塵。不知自拔。鑒於過去世。如彼。現在世。如此。更不知未來世。又將如何也。泚筆記之。用以自鏡。並以自懺。云爾。

民國二十年辛未夏日玉禪老人丹徒養臣吳兆之自識

雜

俎

### 修建大方廣佛華嚴海印護國普度集福道場啓

華嚴大教者爲令衆生於自心中得見如來廣大智慧而證法界也。蓋以極諸佛神妙智。用徹萬法性相源底。理深而事廣。文博而義幽。故能凡聖融攝。自化無閼。納須彌於芥中。擲大

千於方外廓塵情而空色靡隔泯智解而心境俱冥所以德圓竭誠梵童獻天華之供王恭  
致敬經函發異光之祥况復法誠持誦感奇鳥以飛翔張靜書寫落懸溜而無損洵所謂萬  
行之本原衆德之果海者也吾聞夫南北大戰山河慘淡萬里朱殷兆民塗炭可憐彈雨之  
下壯士捐軀槍林之中銳兵隕命况復沿村荼毒暴骨無依舉家遭殃宗祧誰續細推其本  
孰使之然蓋由執妄迷真釀成滔天罪業原是從因感果酷受徧地干戈由昔生之宿殃罹  
今日之慘報如此類碎首分身怨讐已結看他世爾屠我戮報復靡窮嗚呼噫嘻魂魄結兮  
天沉沉鬼神聚兮雲黯黯傷心慘自有如是耶同人等祈和平之永久保善後之安寧痛念  
沉魂每思救拔之法俯憐滯魄欲伸解脫之方且讀護國經云若國欲亂鬼神先亂鬼神亂  
故卽萬人亂乃至若誦是經所求遂意故知靖亂須慰鬼神薦亡尤仗法力際此大亂粗平  
英靈未妥自非宣大法以度幽魂烏克靖國亂而邀幸福爰就西四廣濟寺敬延合堂大德  
修建

大方廣佛華嚴海印護國普度集福道場四十九日謹擇於陽歷十一月二十四日爲始至

二十年一月十一日圓滿末七並設水陸大齋崇祈冥陽普利第浩劫既屬同感勝福還期共修是以不揣樛昧聊陳俚言仰白樂善長者抱道高賢悲同體慈運無緣咸蒞道場共展葵悃或助義金以贊襄或誦經文而薦悼或禮寶懺以消冤或放瑜伽而滌恨使陣亡者入華嚴會中冤情盡釋殃及者過法王座下業障咸消庶幾喪身戰士均脫苦輪罹災羣氓同登樂土更祈雨暘時若八節無旱潦之虞千戈永休四海享昇平之樂蒞會者二嚴克備永承慧日之照臨存誠者五福駢臻同荷法雲之覆被生者不退菩提世世常獲安樂功德無量讚頌靡窮矣謹啟

### 閱藏規約

第一條 十方戒僧欲在本寺閱藏者先須備具左列四種資格 (甲) 品行端正 (乙)

文理通達 (丙) 宏法心切 (丁) 戒臘十年以上

第二條 備具前條四種資格外兼須備有左列四種資格之年

(甲) 曾在在本寺權職或念佛堂堂主滿六年者



(乙) 在本寺念佛堂滿六年者

(丙) 曾在他方宏揚正法確有成確有成績者

(丁) 曾在他方切實辦道之坐香位或念佛堂隨衆行道六年以確有證據  
在本寺念佛堂滿三年者

備具第一條所列四種資格兼備第二條所列四種資格之一自具志願書經和  
尙認可後得在本寺閱藏

第三條 閱藏僧領閱經論均典藏僧檢交不得自取如典藏僧延不給發得告知和尙處  
理

第四條 閱藏僧閱藏時應正襟端坐即夏季亦不准短衣其願搭衣或跪閱者尤善

第五條 閱藏處另列參考書以備隨時查閱仍由典藏僧按月檢查一次

第六條 本寺藏經及藏外書本經論除參考外分爲三類另定目錄存閱藏處及方丈典  
藏處各一份

第七條 閱藏僧應按照本寺分類經目先閱第一類經論即係夙所熟習仍應詳閱一遍

如第一類經論尙未閱畢不准領閱第二三類經論

第八條 閱藏僧閱完第一類經論後得于第二類經論自行認定一宗逐一領閱但于第

二類中一宗經論未閱畢時不准領閱第三類經論及第二類中他宗經論

第九條 閱藏僧於第二類經論閱畢一宗得接閱第三類中本宗經論亦得於第二類中

另易一宗閱之

第十條 閱藏僧將第二類各宗經論全數閱畢後得任意領閱各種經論並得請求和尙

向諸方借閱本寺未備之經論

第十一條 閱藏僧領閱藏經以一函爲限藏外書本經論以一部爲限閱畢激還方准換

領但左列之經卷不在此限

(甲) 同本異譯經論

如閱魏譯無量壽經得兼領唐譯無量壽如來會宋譯無量壽莊嚴經閱梁

譯起信論得兼領起信論之類

(乙)離經別行疏本

如閱華嚴疏得兼領唐譯華嚴經及隨疏演義鈔閱法華文句得兼領秦譯法華經及文句記之類

第十二條

閱藏僧閱看藏經至少以每日三卷爲限按照卷數限日繳換其願覆閱者先期告知典藏僧

第十三條

閱藏僧應立日記簿一本按日錄所閱經論名稱及其卷數

第十四條

閱藏僧閱藏時遇有疑義卽登入日記注明經論名稱及其卷數

第十五條

閱藏僧閱藏時見有誤字或疑訛誤之字均應登入日記注明經論名稱及其卷數頁數行數並得於經卷內加貼浮籤但不准用筆塗改

第十六條

閱藏僧日記於每朔望日呈和尚覆閱一次

第十七條

閱藏僧日記所中記疑義誤字由和尚指明或委託諸方考證明確告知閱藏

僧

第十八條 閱藏僧不准將外道書籍及外道所解釋之經論携入閱藏處違者另行封存

第十九條 閱藏僧不准將無關教義之新舊書籍携入閱藏處違者另行封存

第二十條 閱藏僧於本寺早晚功課二時食堂均應隨衆非因特別故障不准請假

第二十一條 閱藏僧每月剃頭沐浴依念佛堂之例同出同歸

第二十二條 閱藏僧不准無故出寮覓衆閒談

第二十三條 閱藏僧每月因事請假出寺不准逾二次其未經請假者不准出寺

第二十四條 閱藏僧得與念佛堂僧衆受同等之待遇

第二十五條 閱藏僧違犯本規約立即起單

# 弘慈佛學院第三班第二期年刊勘誤表

總頁數	行數	字數	勘誤
九	二	十四	做改作
一〇	一	十一	生改熏
二〇	六	五	減下加是字
同	同	七	名下加爲字
同	同	七	爲下加第字
二五	十	三	所下加依字
三九	八	二一	類改類
四一	十	三二	類改類
四二	一	三〇	家文改文家
四三	六	十二	十改千
同	二	十六	傳刪
四四	八	三四	類改類
四六	十一	十六	於刪
五一	五	三五	生下加之字
同	二	二五	中刪
同	十二	二三	人改之

---

總頁數	行數	字數	勘誤
七三	八	十五	亡改云
七六	八	三一	彼改從
同	同	三四	恨改悔
七八	四	十四	惡下加之字
同	七	四	大於改於大
七九	二	十三	揚改楊
同	三	十三	傳遞改遞傳
八〇	十二	二一	不而改而不
八二	八	十三	動刪
八九	八	五	則下加自字
九四	一	七	花改菊
同	同	十	菊改花
同	十	十二	物改品
一〇二	六	十四	法改注
同	同	二三	所七加謂字



佛曆二千九百五十七年即  
中華民國十九年十二月八日  
出刊

非賣品

愛閱本刊如

蒙函索每册

郵費二分半

本埠一分空

函不寄

出版弘慈佛學院

北平西四廣濟寺

電話西一五零七

代印光明印刷局

北平宣外永光寺西街

電話南局一三三九號